DS
735
A2Y86
1771a
v. 21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ASIAN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一

南北朝

辛巳齊和帝寶融中興元年魏景明二年春。正月。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蕭衍發襄陽。

齊南康王稱相國。以蕭穎冑爲左長史。蕭衍爲征東將軍。衍發襄陽。留弟偉字文達。總府州事。憺字僧達。守壘城。附近大城之壘。

魏彭城王勰歸第。以咸陽王禧爲太保。北海王詳爲大將軍。錄尚書事。于烈爲領軍。

魏太尉咸陽王禧不親政務。驕奢貪淫。魏主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羽林虎賁。烈以無詔拒之。禧復遣謂

于烈拒禧可謂侃然不撓以剛正自守者及參預大事復倖戚縱横不能救過初終異者皆壞濫刑無可圖則舍身殉名易名已上達則獨立棄利難出此轍者多矣

曰我天子叔父身為元輔有所求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為恒州刺史烈遂稱疾不出北海王詳密以禧過惡白魏主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魏主然之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復以于烈為領軍軍國大事皆得參焉魏主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于是倖臣茹皓字禽奇吳人趙修字景業趙郡人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已而禧以謀反伏誅魏主由是益疎忌宗室

三月齊相國南康王寶融廢其君寶卷為涪陵王而自立是為齊和帝

齊南康王寶融即位于江陵改元。以蕭穎胄爲尚書令。荆州刺史蕭衍爲左僕射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黄鉞夏侯詳爲中領軍封寶卷爲涪陵王寶卷以陳伯之爲江州刺史西擊荆雍。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等逼郢城。寶卷遣軍救之屯巴口。巴水入江之口也。巴水。今謂之巴河。出黄州府羅田縣北。南流至黄岡縣。入江。六月西臺。江陵在西。故曰西臺。遣席闡文勞衍軍。穎胄等議詣衍謂宜請救于魏。衍曰。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自然風靡。丈夫舉事。欲淸天步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于天下。卿爲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借鎮軍靖鎮之耳。已而東軍進屯加湖。在漢陽府黄陂縣東南。衍遣王

茂等乘水漲襲之。加湖潰。魯山。城名。在漢陽縣東北。郢城降。衍以

韋叡行郢府事。郢人安之。先是郢城被圍。郢州刺史張沖。與竟陵太守房僧寄。悉力拒守。會沖及僧寄相繼病卒。士卒死者什七八。沖子孜與諸將議降。沖故吏房長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亦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孜不從。遂以郢城降。張沖。字思約。劭之孫

秋。七月。齊雍州刺史張欣泰。字義亨。興世子。謀立建安王寶寅。不克而死。

齊涪陵王寶卷作芳樂苑。窮極奇麗。苑中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于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爲稗販。以潘貴妃爲市令。自爲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又好巫覡。左右許云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寶卷大怒。拔刀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爲高宗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欣時密謀結胡松及王靈秀鴻選鴻姓。選名。等誅諸嬖倖廢寶卷。會寶卷遣中書舍人

馮元嗣救郢茹法珍梅蟲兒李居士楊明泰送之于中興堂。即新亭宋孝武即位于此因改名。欣泰等使人于坐殺元嗣明泰傷蟲兒居士法珍等散走靈秀詣石頭迎建安王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入宮會法珍得返閉門上仗鴻選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在上元縣北晉成帝杜后母立第于此因名。日已暝人皆潰去寶寅逃三日乃出泣言受制不自由寶卷復其爵位欣泰與胡松皆被誅。

九月齊蕭衍引兵東下

衍既克郢城諸將欲頓兵夏口衍以爲宜乘勝直指建康張弘策庾域亦以爲然乃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

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引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遂克尋陽。時陳伯之鎮江州。衍曰。用兵未須實力。所聽威聲耳。加湖之潰。尋陽人情理宜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遣使說伯之。許卽用爲江州。伯之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乃引兵至尋陽。伯之東甲請罪。初。巴東王子響之亂。司馬席恭祖被殺。至是。其子謙以新蔡太守。從伯之鎮尋陽。伯之將降。謙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衍以伯之爲江州刺史。其子虎牙爲徐州刺史。齊主寶融詔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鄭紹叔守尋陽。引兵東下。謂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魏築洛陽諸坊。

魏司州牧廣陽王嘉。太武之孫。請築洛陽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詔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

魏立后于氏

后烈弟勁之女也。烈方爲領軍。總心膂之寄。故立之。

冬十月齊蕭衍圍建康。

蕭衍之克江郢也。涪陵王寶卷遊騁如故。聞至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擊破李居士于新亭。因乘勝而前。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禽之于陳。衍至新林。遣呂僧珍據白板橋。（在江寧縣西南。）李居士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夾擊。居士敗走。十月寶卷遣將軍王珍國。（字德重。廣之之子。）將精兵十萬陳于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

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矟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軍遂大潰。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寶卷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衍鎮石頭。寶卷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

十一月齊尚書令巴東公蕭穎胄卒。諡獻武。

穎胄既卒。由是衆望盡歸于衍。先是齊巴東巴西二郡。不從穎胄之命。引兵破峽口。進至上明。穎胄遣蔡道恭拒之。相持不決。穎胄憂憤而卒。已而巴軍聞建康已危。衆潰而降。上明。注見前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

魏以任城王澄都督淮南軍事。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掃土興兵。順流東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至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今襄陽府穀城縣東。有黑水河。與光化縣接界。之路。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可收。岷蜀斷絕。又命揚徐聲言俱舉。建業窮蹙。文軌可齊。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本名思禮賀之子。亦言廣陵淮陰。觀望得失。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是月。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侵齊。戰于赤亭。齊人敗績。赤亭。在黃州府麻城縣東南。水經注。舉水逕齊安郡西歷赤亭下。謂之赤亭水。即此。

十二月。齊人弒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自為大司馬。承制。

是時建康城中。實甲猶七萬人。寶卷悉以軍事委王珍國。使兗州刺史張稷字公喬。瓌之弟。為之副。寶卷尊蔣子文之神為靈帝。迎入後堂。使巫禱祀。寶卷于殿中。騎馬出入。以金銀為鎧胄。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常。長圍既立。屢戰不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雕鏤雜物。倍急于常。衆情怨怠。皆思早亡。莫敢先發。法珍。蟲兒。說寶卷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及稷懼禍。謀弒寶卷。使後閤舍人錢强夜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寶卷方在含德殿作笙歌。兵入斬之。稷召僕射王亮字奉叔。瑩從父弟。等。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寶卷首

王志既不署名則當殉難即不殉難亦宜奔竄遠去援葉僞悶適見其貪生取容耳此與晏嬰之盟符氏同一窠臼非有剛正也

道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字次道。僧虔之子。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僞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衍與雲有舊。即留參帷幄。使張弘策先入淸宮。封府庫圖籍。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法珍、蟲兒等四十一人。皆以屬吏。以宣德太后文惠太子妃。鬱林王尊爲皇太后。明帝即位。出居鄱陽王故第。號曰宣德宮。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以衍爲大司馬錄尚書事。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爲長史。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盪。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領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爲外議。乃并法珍等誅之。

齊大司馬衍執豫州刺史馬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吳興太守袁

昂袁初為齊守後靦顏為梁臣已非袁粲輩可比況自以不去為忠而遣兵出降謂為全其孝詭尤支謬梁主以二義士目之史家復為稱美豈足扶翼世敎

昂。字千里。凱之子。既而釋之。

齊蕭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斬于軍門以徇。衍圍宮城。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衍使江革為書與昂曰。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拒之。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勿以兵威陵辱昂。元履至。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等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

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見。令天下見二義士。

皆厚遇之。

壬午齊中興二年。梁高祖武帝蕭衍天監元年。魏景明三年。是歲。齊亡梁代。春正月。齊大司馬衍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二月。衍自爲相國。封梁公。加九錫。尋進爵爲王。

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爲諮議。約爲司馬。昉爲記室參謀議。謝朏何允先棄官居家。衍奏徵爲軍諮祭酒。朏允皆不至。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

雲約同姓逆謀罪惡相等而約之負雲先入其賣友貪險似更甚于雲然若輩身事兩朝喪心無恥臣節且不知守尚何友誼之足云

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衍然之。召雲等告之。雲對畧同約旨。衍曰。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雲至殿門。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謂左僕射。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衍召雲入曰。我起兵三年矣。諸將不爲無功。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于是衍以詔進位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置百司。已復進爵爲王。

蕭衍以沈約爲梁僕射。范雲爲梁侍中。

衍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爲言。未從。雲與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

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爲累乎。茂起拜曰。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爲念。不宜留此。衍默然。雲卽請以余氏賚茂。衍許之。賜雲茂錢各百萬。

三月。蕭衍殺齊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等三人。鄱陽王寶寅出奔魏。

先是。衍以齊湘東王寶晊（安陸王緬子。）好文學。忌之。誣爲謀反。并其弟寶覽寶宏。皆殺之。至是復殺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鄱陽王寶寅穿牆夜出。遁匿山澗。晝伏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任城王澄以車馬迎之。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

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仍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澄深器重之。

齊主發江陵。以蕭憺都督荆。湘。六州軍事。

齊主東歸。以蕭憺爲荆州刺史。荆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爲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困乏。自以年少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于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于俄頃。曹無留事。荆人大悅。

夏。四月。齊梁王蕭衍稱皇帝。是爲梁高祖武帝。廢齊主爲巴陵王。遷太后于別宮。封拜功臣有差。齊自高帝代宋。至和帝。凡七主。合二十三年。

齊主至姑孰。下詔禪位于梁。四月。宣德太后遣尚書令

蕭齊之禪死節惟見遠一人當時世道人心可知矣

亮等奉璽紱詣梁宮。梁王即位于南郊。贈兄懿爲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奉齊主爲巴陵王。宮于姑孰。奉宣德太后爲齊文帝妃。封文武諸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以王亮爲尚書令。王瑩字奉光亮從父兄。爲中書監。沈約爲僕射。范雲爲吏部尚書。

梁主蕭衍弒巴陵王于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晉侍中含七世孫死之。

梁主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頷之。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摺殺之。王之鎮荊州也。琅邪顏見遠爲錄事參軍。及

朏等被徵不至無識者予之卒之皆不能自固其節是其一時矯語高尚亦詐而已矣宜李延壽謂為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也

木函肺石雖亦明目達聰之意然徒襲名失實無論為告密者售奸且梁武身行猶多逆惡蹟種種其罪不

即位為御史中丞。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于此。乃以蕭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為巴陵王。使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

梁徵謝朏何胤何點。不至。

梁徵謝朏何胤為光祿大夫。何點為侍中。胤點終不就。

梁置謗木肺石函。（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注。赤石也。沈括曰。石形如垂肺。肺主聲。所以達寃也。）

梁主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謂在位者不言。而布衣處士欲議朝政。）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寃沉莫達者。投肺石函。（梁主身服澣濯之衣。常膳惟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于

可擢髮數以明言路宜言者更有大于此者乎

前。勗以政道。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由是廉能莫不知勸。

五月。盜入梁宮。捕得伏誅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夜帥其徒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殺衛尉張弘策。復燒尚書省及雲龍門。軍司馬呂僧珍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却。梁主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衆少。曉則走矣。命擊五鼓。賊謂已曉。散走。會將軍王茂等引兵赴救。悉捕誅之。

梁江州刺史陳伯之反。兵敗奔魏。

伯之目不識書。與奪決于主者。豫章鄧繕為別駕。河南褚緭自建康投之。及其鄉人朱龍符。為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為姦利。梁主聞之。遣人代繕。伯之不受命。繕于是日夜說

伯之反。絹等共贊成之。伯之乃集府州僚佐。詐爲齊建安王寶寅書示之。且云。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即命纂嚴。召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爲長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兵拒守。梁主以王茂爲江州刺史。帥衆討之。伯之引兵趣豫章。攻不能下。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間道渡江。與其子虎牙及絹等。俱奔魏。

六月。梁益州刺史劉季連反。

梁主以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爲益州刺史。遣左右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諭旨。季連受命。飭還裝。元起乃之官。初。季連爲南郡。不禮于元起。都錄朱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爲元起典籤。既至。言語不恭。

見人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于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季連亦懼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彊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反收道琛殺之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敗還成都季連閉城固守元起圍之明年成都食盡人相食季連肉袒請降元起待之以禮送還建康梁主赦爲庶人

秋八月梁定正雅樂

梁主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爲通一曰元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黃鍾律長九寸引而伸之爲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

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彊。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引而伸之。爲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以是爲差。即上生下生。三分益一。三分損一之數。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竹之屬。漢武時邱仲所作。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爲差。以寫通聲。飲去聲韻會舉要。度聲曰飲。古鍾玉律。並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宮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鎛鍾。特縣者爲鎛鍾。雜以編鍾。小鍾也。上下各八。縣于一簴。編磬。亦十六枚而同簴。衡鍾。鍾大于鎛。凡十六簴。鍾之柎。縣曰簴。至是始設十二鎛鍾。應十二辰之位。各有編鍾編磬。凡三十六簴。而去衡鍾。四隅植建鼓。大鼓也。一名植鼓。植木而旁懸鼓焉。

冬。十一月。梁立子統字德施。爲太子。

綜生五歲能徧誦五經。

梁大旱飢。

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飢死。

癸未 梁天監二年 魏景明四年 夏四月。魏以蕭寶寅爲齊王。

寶寅伏于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

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以寶寅爲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前注見。以伯之爲江州刺史屯陽石。城名在今潁州府霍邱縣南亦曰羊石城。侯秋冬大舉。

寶寅明謂明旦也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過期猶絕酒肉。悴色麤衣。未嘗嬉笑。

梁頒新律。

初。梁主命刪定郎蔡法度。濟陽人。損益舊律。至是書成。律二十卷。令三十卷。詔頒行之。

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字修仁。東海郯人。將軍周捨。字昇逸。朗族孫顒之子。同參國政。

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爲。臨繁處劇。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淸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勉每有表奏。輒焚其藁。捨豫機密二十餘年。與人言謔終日。而竟不泄機事。衆尤服之。

六月。梁以謝朏爲司徒。

朏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自出詣闕。以爲司徒尚書令。朏

蕭腳疾不堪拜謁角巾白輿詣雲龍門謝詔乘小車就席明日梁主幸其宅宴語盡歡胐固陳本志不許胐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秋七月魏以彭城王勰爲太師

魏主以勰爲太師勰固辭魏主賜詔敦諭又爲家人書祈請懇至勰不得已受命

冬十月魏都督元英攻梁拔數城攻阜陵不克

先是魏發兵伐梁委任城王澄經畧之蕭寶寅陳伯之皆聽節度至是梁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保賢首山前注見爲三柵元英勒軍圍之柵民斬由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党氏出自西羌世爲羌豪分兵擊東

關。注見前。拔關要。城名。在六安州霍山縣西北。潁川。宋僑郡。後廢。故城在今盧州府巢縣東南。大峴。山名。在今和州含山縣東北。三城。白塔。鎮名。在巢縣南。牽城。在霍山縣北。清溪。今含山縣西有清溪鎮。清溪水所出。皆潰。初。梁遣馮道根戍阜陵。注見前。甫到。即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閒暇。戰又不利。遂引去。梁乃以道根為豫州刺史。

魏以僕射源懷為行臺。胡三省注。魏道武始置行臺官于中山。至是置于北邊。兼統其事。巡北邊。

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乃加僕射源懷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賑貧乏。考殿最。事之得失。

先决後聞。懷通濟有無。飢民賴之。沃野鎭將于祚。后之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鎭。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懷朔鎭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短長。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鎭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沃野。漢縣。後魏爲鎭。故城在今榆林府西北。懷朔。魏六鎭之一。故城在今吳喇忒東北。

梁吉翂字彥霄。馮翊蓮勺人。請代父死。梁主赦之。

吉翂父爲原鄉後漢縣。隋省。故城在今湖州府孝豐縣。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

吉翂力請舉孝不肯因父取名是矣然其獄果被誣陷自應公家爲之昭雪豈當時未之剖正而致翂請代乎然嘵嘵詰鬭究非正道向因緹縈事嘗以虞舜極論不聞大而請代爲斷獄三尺者不可不知

以聞。梁主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于歲首舉充純
孝。務曰。異哉王尹。何量務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
若務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甲申（梁天監三年。魏正始元年。）春。正月。梁襲魏壽陽。不克。魏攻梁鍾離。梁
遣兵救之。敗績。

梁將軍姜慶眞乘魏任城王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任
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
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
至。合擊之。慶眞敗走。是月。任城王澄攻梁鍾離。梁主遣
將軍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等將兵送糧。澄遣將軍劉思祖（彭城
人。芳從子。）邀之戰于邵陽。（注見前。）大敗梁兵。殺虜殆盡。尚書論

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元暉字景襲常山王素之孫求二婢于思祖不得事遂寢

夏五月魏司徒北海王詳有罪幽死

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請託公行中外嗟怨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于魏主弄權納賄詳亦附焉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魏主專委以事肇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乃譖云詳皓謀逆四月魏主召中尉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使彈詳皓詔賜皓死宥詳免為庶人徙太府寺圍禁之詳遂暴卒先是有獻雞雛四翼四足者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又有雄雞生角劉向以為小臣執政之象已而石顯伏誅此其效也靈帝時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蔡邕以為雞身已變未至于頭而上知之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

所致。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足羽差小。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闚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魏主由此愈重光。

魏大旱。

魏大旱。邢巒（字洪賓。鄚人。穎之孫。）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爲帳扆。銅鐵爲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逮景明初。貢篚相繼。商估交入。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爲之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梁襲晉齊標榜之風日事玄學聚徒而無濟實用已爲敝俗元魏開國之初頗見雄畧乃習於虛文踵事增華亦弗思之甚已

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壘盡成。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冬。十一月。魏營國學。

時魏學業大盛。燕齊趙魏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衆。

乙酉 梁天監四年。魏正始二年。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

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

爲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在紹興府會稽縣南。亦曰東山。從何允受業。齊永明中。允棄國子祭酒。還東山。隱居教授。命允選經明行修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譙國人。以郡叛降於魏。魏遣將軍邢巒入漢中。遂取梁州。

初。梁夏侯道遷。從裴叔業鎮壽陽。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王肅使守合肥。肅卒。道遷奔梁。梁以爲漢中太守。至是復叛。降魏。魏以邢巒爲鎮西將軍。將兵赴之。巒至漢中。所向摧破。魏以巒爲梁秦二州刺史。梁遣將軍孔陵等拒魏。巒遣統軍王足擊破之。陵等退保梓潼。足又破之。遂進攻涪城。大敗梁軍。殺其將魯方達等二十九

人蜀中大震。城戍降者什二三。於是巒表請乘勝取蜀。
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既而以羊祉代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奔梁。巴西人亦殺魏守將降於梁。羊祉字靈祐。泰山鉅平人。
夏。四月。梁益州刺史蕭淵藻。字靖藝。懿之子。殺前刺史鄧元起。州
民作亂。淵藻討平之。
梁益州刺史鄧元起乞歸。詔以西昌侯淵藻代之。元起
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恨之。又求其良馬。不
得。愈恚。遂因醉殺之。而誣以反。梁主疑焉。元起故吏廣
漢羅研詣闕訟之。梁主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貶
爲將軍。卹贈元起。時益州民焦僧護作亂。淵藻乘肩輿。
巡行賊壘。賊聚弓亂射。矢如雨下。從者舉楯禦矢。淵藻

命去之。由是民心大安。擊僧護。平之。

六月。梁初立孔子廟。

秋。七月。魏有芝生於太極殿。

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胡三省注。當作高宗。）懼災修德。殷道以昌。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瘁。莫此之甚。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字宣達。梁主弟。）帥師伐魏。

年雖大有豈能穀賤如是斗米三十錢或有之再史家紀載失實多未可信卽實有之蕭衍何德而致是耶

宏都督諸軍。僕射柳惔字文通。世隆子。爲副。軍於洛口。注見前

梁大有年。

米斛三十錢。

丙戌　梁天監五年。魏正始三年。春正月。魏邢巒討武興氐。滅之。置東益州。

先是。武興王楊集始卒。子紹先嗣。紹先年幼。委事於其叔集起集義。會魏克漢中。集起集義恐武興不能久爲外藩。乃扇動羣氐。推紹先爲帝。圍魏關城。陽平關城。於是魏邢巒遣傅豎眼淸河人。徙磐陽。討之。克武興。執紹先送洛陽。集起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爲東益州。自晉惠帝元康六年。楊茂搜始據仇池。至是乃滅。

三月。丙寅朔。日食。

迂生狃於管子煮海富國之說疑榷政爲厲民觀此弛禁滋弊民與官交受其困可知食貨之經未可因任自然矣彭城所謂坐談理高可謂確論

魏豫州刺史陳伯之叛。復歸梁。

梁臨川王宏使記室丘遲。字希範。吳興人。爲書遺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悢。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伯之得書。即於壽陽擁衆歸梁。梁以爲通直散騎常侍。久之死。

夏四月。魏罷鹽池在山西解州東。安邑縣西。之禁。

魏河東郡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魏主即位之初。景明元年。御史中尉甄琛。字思伯。中山無極人。上表請弛鹽禁。琛言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爲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

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羣生。而權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障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詔下八座。魏置八部。以擬八座。事具前。議。錄尚書事彭城王勰等以爲宜依常禁。勰等言。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鹽池之禁。爲日已久。今而罷之。一行一改。法若弈棋。參論理要。宜如舊式。魏主卒如琛議。已而鹽利多爲富彊所擅。乃還收之入公。景明四年。至是。下詔復罷鹽池之禁。自此官雖無權。而豪貴之家。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吝。彊弱相陵。遠近滋弊。於是高陽王雍。字思穆。獻文帝子。清河王懌字宣仁。孝文帝子。等。請依先朝之禁。仍置官監檢。從之。明帝神龜元年。其後更罷更立。迄於西魏孝武帝永熙之世。又凡數變云。胡三省曰。甄琛表弛鹽禁。通鑑目錄

禩於景明元年。正文則載於正始三年。蓋琛議行於景明初年。隨格於景明四年。至正始三年。而復從其議也。胡氏之言如此。今考魏書宣武紀。及甄琛傳。俱與胡氏相符。因依其次以敘。并節採食貨志。統紀元魏鹽榷之始末於此。

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以拒梁師。

魏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揚徐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以便宜從事。已而魏復以邢巒都督東討諸軍事。發定。冀。瀛。相。并。肆。魏置。治永安郡。今山西忻州是。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

五月梁拔魏宿預梁城。梁城在鳳陽府壽州東北。晉太元中僑立梁郡於此。故曰梁城。小峴合肥等城。

梁右衛將軍張惠紹拔宿預。北徐州京口爲南徐。鍾離爲北徐。刺史昌

義之。歷陽烏江人。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攻小峴。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于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請還授甲。叡曰。魏城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不可犯也。乃進擊。敗之。因急攻城。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叡夜堰肥水。起鬬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遂潰。俘斬萬餘級。于是遷豫州治合肥。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白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軍至東陵。有詔班師。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畏叡威名。望之不敢逼。是月。梁廬江太守裴邃克魏羊石霍邱。六月。青冀刺史桓和克朐山固城。張惠紹進趣彭城。兵不利。東陵在潁州府霍邱縣西北。濱淮。羊石即陽石。固城即五固。注俱見前。裴邃字淵明。河東聞喜人。

秋九月梁臨川王宏自洛口逃歸諸軍皆潰
宏以介弟將兵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餘年來所未有也前軍既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然之柳惔曰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鬚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見聖主乎議者出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宏不武遺以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亦自愧歎請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宏不聽會夜暴風

雨。軍中驚。宏與數騎逃去。將士皆散。投棄戈甲。塡滿水

陸。諸軍聞宏已逃。亦皆引退。宏乘小舟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爲變。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淵猷。淵藻之弟。

冬十月。魏徵邢巒還。遣齊王蕭寶寅與中山王英圍鍾離。

梁洛口軍旣潰。魏中山王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表言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且鍾離天險。必無克理。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魏主乃以將軍蕭寶寅代之。侍中盧昶素惡巒。使中尉崔亮彈巒。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元暉。暉言于魏主。遂不問。暉昶恃寵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鷹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用官皆有定價。選者謂之市曹。 盧昶。字叔達。度世從子。

丁亥 梁天監六年。魏正始四年。春三月。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師于鍾離。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使其衆負土塡塹。嚴騎蹙之。人未及回。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英表稱必克。願少寬假。先是。梁主詔曹景宗督軍二十萬救鍾離。敕景宗頓道人洲。在邵陽洲之東。俟諸軍至齊發。至是復遣五韋叡將兵繼進。受景宗節度。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注見前。行。値澗谷。輒

飛橋以濟師。或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塹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賦。布也。功。力也。謂計夫之力而布之工作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軍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叡結車爲陳。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矢貫大眼右臂。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梁主命景宗等豫裝高艦。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

晦寘敢死之士拔柵斫橋儵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梁主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賞各有差魏有司奏英寶寅罪當誅詔免死除名爲民

冬十月梁以徐勉爲吏部尚書

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塡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閏月魏尚書令高肇弒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

時高貴嬪肇弟偃之女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殂。人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秘。莫能詳也。后所生子昌尋卒。侍御師王顯字世榮平陽人以醫進失于療治。時人亦以爲承肇之意云。

尹起莘發明曰昔趙盾以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書弒高肇既爲用事大臣一國之事皆出其手如使弒逆不出于肇則必討逆而正其罪今既主名不立則其爲肇也明矣直筆書之所謂原其情而定其實耳

戊子梁天監七年魏永平元年春正月梁定官品。百官九品爲十八班。班多者爲貴。十八班最貴一班最下

二月梁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搜求才能而薦之于上

秋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爲后。

高后既立高肇益貴重用事多變更先朝舊制削封秩黜勳臣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下之唯度支尚書元匡字扶建陽平幽王之子與抗衡先造棺置廳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自殺以諫肇惡之會匡與劉芳字伯文彭城人議權量肇主芳議匡表肇指鹿爲馬中尉王顯彈匡有司處匡死刑詔貶其官

八月梁竟陵公曹景宗卒謚曰壯

景宗自救鍾離進爵爲公及是卒景宗之自鍾離還也梁主于華光殿與羣臣宴飲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意甚不平梁主曰卿伎能甚多何必一詩景宗求作不已時韻已盡止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立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路傍人何如霍去病梁主嘉嘆不已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愉之叛雖肇激成然旣稱亂臣則罪在不赦魏主乃以私恩曲宥之失刑甚矣及高肇陰竊威權殺以洩忿又復置之不問謂魏主非木偶可乎

魏京兆王愉（字宣德孝文帝子）反信都。魏主遣尚書李平（字曇定崇從弟）討愉。執之。高肇陰殺愉。奏除平名。

初愉納于后之妹爲妃。不愛。愛妾李氏。生子。于后召李氏入宮。捶之。已而魏主復以愉驕縱不法。杖之五十。出爲冀州刺史。愉既屢辱。潛懷愧恨。高肇又數譖之。愉不勝忿。遂詐言高肇弒逆。稱帝于信都。立李氏爲后。魏主以尚書李平爲都督。討之。愉出城拒戰。屢敗。平進圍之。愉知勢窮。携李氏及四子突圍出走。平追執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不許。詔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高肇陰使人殺之于道。肇與王顯素惡李平。平既定冀州。詔加散騎常侍。顯彈平隱截官口。（謂隱匿叛黨之應沒官者）肇奏除平名。

九月。魏主殺其叔父彭城王勰。

魏高后之立也。勰固諫不聽。高肇怨之。數譖于魏主。遂因京兆王愉之反。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魏主信之。召勰與諸王入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使左衛元珍引武士齎毒酒飲之。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之。勰大言曰。寃哉皇天。忠而見殺。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尸歸第。云王因醉而薨。諡曰武宣。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肇益甚。

魏郢州魏正始初改南司州為郢州治義陽叛。三關注見前。降梁。魏遣兵擊之。

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趨義陽。三關戍主

侯登等以城降梁。魏以中山王英、京兆王愉反。復英封。討愉。未發而愉敗。復英封。

將步騎出汝南討之。是冬。魏懸瓠軍主白早生。亦叛魏。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請援于梁。梁司州刺史馬仙琕。遣兵助之。魏主以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早生。時魏郢豫諸城皆沒。唯義陽一城爲魏堅守。中山王英以衆少。屢請益兵。弗許。英遂與巒共攻懸瓠。克之。斬早生。英乃趨義陽。義陽太守辛祥。與郢州刺史婁悅。嬰城共守。梁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悅恥功出祥下。間之執政。賞遂不行。魏豫州。治汝南。汝南見前。司馬悅。字廣宗。楚之之孫。辛祥。字萬福。紹先之孫。

己丑 梁天監八年。魏永平二年。春正月。梁主祀南郊。

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衮冕。至是。用著作郎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說。始服大裘。周禮。司裘。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注。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是時有司以鄭注未足爲據。乃以元繒爲之。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制曰可。又以齋日不樂。詔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時有請封

七十二君金泥玉檢說本荒唐許懋駁之當矣至云凡主不應封禪則過辨而告于理豈鎸文告成之事竟有應爲之主乎

會稽禪國山在常州府荆溪縣西南。本名離里山。吳孫晧封爲南嶽。更名。者。梁主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爲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鈎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晧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于上。而臣阿旨于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也。鄭。謂鄭康成。鈎命決。緯書篇名。管夷吾所說。見史記。梁主嘉納之。因推行懋議。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魏復取三關。

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卽武陽。輿地紀勝。三關之險。大寨嶺爲平易。大寨嶺卽武陽關也。又恐其并力

于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五統軍之衆）向西關（即平靖）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攻之六日而拔進取廣峴（即黃峴）及西關梁將馬仙琕等皆棄城走梁主使韋叡救仙琕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英急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

梁主求成于魏魏主不肯

初魏懸瓠南叛魏主使中書舍人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以詔慰諭白早生囚之送建康呂僧珍與之言愛其文義言于梁主梁主使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見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

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夫立君以爲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還言之魏主不從

三月魏侵梁雍州梁州兵擊敗之

魏荆州刺史元志字猛略河間公齊之孫將兵七萬攻㵐溝在襄陽縣北驅廹羣蠻羣蠻悉渡漢水降梁梁雍州刺史吳平侯昺字子昭梁主從父弟納之綱紀州郡上佐謂之綱紀皆以蠻累爲邊患不如因此除之昺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吾得蠻以爲屏蔽不亦善乎乃受其降使司馬朱思遠擊志于㵐溝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冬十一月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閒居寺

魏主專心釋典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儁諫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未嘗廢

充華之言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是其陰鷙爲性成然徒

書。先帝天縱多能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務之所先伏願互覽兼存則內外俱周眞俗斯暢矣。不納。裴延儁字平子聞喜人。是佛教盛于洛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爲之立永明寺以居之處士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有巧思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今河南府登封縣有嵩嶽寺即魏閑居寺也隋開皇中更今名。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魏主末年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庚寅 梁天監九年。魏永平三年。春三月魏子詡生。劉友益曰此志胡后亂魏之始。

詡母胡充華武始伯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之女也初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于諸人奈何愛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

以他日干政爲名而轉以爲不遵鈎弋故事之非所見又與吹虀廢食者何異

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有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詡。魏主頻喪子。既生詡。深加愼護。選擇乳保。養于別宮。

梁主視學。

梁主幸國子學。親臨講肄。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皆入學。

冬。十月。梁行大明歷。

先是。梁主卽位之三年。詔定新歷。散騎侍郎祖暅字景爍。暅古鄧反。奏其父冲之考古法具見前。爲正歷。不可改。至是行之。

辛卯梁天監十年。魏永平四年。春。正月。魏元會始用新舞。

先是魏詔太常卿劉芳造樂器定舞名。魏公孫崇造樂尺以十二黍爲寸。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爲寸。尚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樂器。與經傳不同。請更令劉芳依周禮造成。詔可。既而芳又上言。請更文武二舞之名。及鼓吹諸曲。詔芳與侍中崔光等參定。至是芳等奏所造樂器及文武二舞登歌鼓吹諸曲已成。乞集議用之。詔舞可用新。餘且仍舊。

三月。梁朐山叛降魏。夏五月。梁遣兵圍朐山。冬十二月。取之。

先是梁以張稷爲青冀刺史。稷自謂功大賞薄。侍宴酒酣。怨望形于辭色。梁主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爲無勳。東昏暴虐。義師伐之。豈在臣而已。梁主捋其須曰。張公可畏人。乃以爲青冀刺史。至是琅邪民王萬壽殺太守。據朐山。召魏兵。魏徐州刺史盧昶遣戍主傅文驥赴之。稷

遣兵拒之。不勝。文驥遂據朐山。五月。梁主遣馬仙琕圍之。昶本儒生。不習軍旅。朐山糧樵俱竭。傅文驥以城降。十二月。昶引兵先遁。諸軍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墮手足者過半。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屍相屬。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

壬辰 梁天監十一年。魏延昌元年。 春正月。魏以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懌為司空。

高肇自尚書令為司徒。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右丞高綽。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歎曰。吾生平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高綽。字僧裕。允之子。封軌。字廣度。勃海蓨人。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彭城王勰見殺。事見前。因侍宴謂肇曰。

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昔日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于魏主曰滅膳錄囚乃陛下之事而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魏主笑而不應遂詔尚書與羣司鞫理獄訟令飢民就食北方

冬十月魏立子詡爲太子

魏於是始不殺太子之母以僕射郭祚領太子少師祚嘗從魏主幸東宮懷黃𤓰以奉太子時應詔左右趙桃弓深爲魏主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𤓰少師

十一月梁五禮成行之

初齊步兵校尉伏曼容字公儀平卬安昌人表求制一代禮樂世

祖選學士十八修五禮。丹陽尹王儉及將軍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相繼掌之。經齊末兵火。僅有存者。梁初尚書議省之。詔曰。禮壞樂缺。宜以時定。於是僕射沈約等奏請以右軍記室明山賓字孝若。僧紹之子。等分掌五禮。佟之總其事。其中疑者。依石渠白虎故事。請制旨斷決。佟之卒。以鎮北參議伏暅字元曜。曼容子。代之。至是五禮成。列上之。合八千一十九條。詔有司遵行。

癸巳梁天監十二年。魏延昌二年。春二月。梁鬱洲青冀刺史治。叛降魏。梁討平之。

梁青冀刺史張稷不得志。政令寬弛。僚吏頗多侵漁。鬱洲民徐道角等夜襲州城。殺稷。送其首降魏。魏遣兵赴

王業已成之語實自約發之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

之於是魏饑民死者數萬侍中游肇字伯始諫以爲朐山濱海卑濕難居鬱洲又在海中得之尤爲無用方今年饑民困唯宜安靜而復勞以軍旅費以糧餉臣見其損未見其益魏主不從遣兵未發梁北兗州治淮陰刺史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討平之

閏月梁侍中沈約死

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有志台司梁主不用豫州獻栗大徑寸半梁主奇之與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則羞死梁主聞之怒梁主有憾於張稷從容與約語及之約曰已往之事何足復論梁主怒而起約懼不覺坐如初及還憑空頓也僵仆于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乃呼道

者亦章奏辨竟欺天耳然言之者沈約爲之者蕭衍聞之而怒又何爲乎

士奏赤章于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梁主遣使視疾還白其事大怒譴責數四約益懼遂死有司諡曰文梁主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諡隱侯

夏五月魏壽陽大水

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于城上城不沒者二版將佐皆勸崇棄城保北山即八公山崇曰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漢王尊立金隄事見前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同沒治中裴絢叔業兄孫叛降於梁崇遣從弟神等討執之絢初謂崇已北還及知崇尚在乃曰吾何面見李公乎投水而死崇沈深寬厚有

方畧得士心在壽陽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

秋八月魏恒魏置司州治代都平城遷洛後改名恒州。肆注見前。二州地震山鳴。踰年不已民覆壓死傷甚衆。

甲午 梁天監十三年。魏延昌三年。 春二月梁主耕藉田。

宋齊藉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月及致齋祀先農。

冬十一月魏遣司徒高肇督諸軍侵梁益州。

梁涪人李苗及校尉泰山淳于誕奔魏共說魏主以取蜀之策魏主信之以高肇爲大都督將步騎十五萬攻梁益州。游肇諫曰今頻年水旱不宜勞役蜀地險隘鎮戍無隙豈得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不從。

梁築淮堰。

魏降人王足王足事具前。奔梁。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梁主以爲然。將軍祖暅。水工。陳承伯。相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功不可就。不聽。發徐揚民築之。民率二十戶取五丁。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假康絢都督諸軍。并護堰作。南起浮山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寰宇記。山下有穴。淮水泛溢。其穴即高。水減復低。有似山浮。故名。北抵巉石。山名。在泗州五河縣東。水經注。淮水東逕浮山。北對巉石。即此。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明年夏。堰成而復潰。更築之。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鐵數千萬斤沉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塡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木石俱盡。負者肩穿。疫死大半。是冬大寒。淮泗皆冰。堰卒凍死者什七八。又明年。四月。堰乃成。堰長九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懼開湫。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五丈。開湫北注。水猶不減。魏軍乃還。湫。與湫通。水溝也。

乙未 梁天監十四年。魏延昌四年。 春正月。魏主恪殂。太子詡立。是為魏孝明帝。

魏主有疾。殂於式乾殿。諡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葬景陵。 侍中中書監崔光侍中領軍于忠。字思賢，烈之子。詹事王顯。庶子侯剛。字乾之，洛陽人。迎太子詡于東宮。即位。顯欲須明即位。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于是請太子止哭。立于東序。忠扶太子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奉策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袞冕。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稽首呼萬歲。 明日乃大赦。悉召還西伐東防兵。廣平王懷孝文帝子。扶疾入臨。云欲上殿哭大行。見主上。衆愕然無敢對者。崔光攘袞振杖。引漢趙熹故事。事具前。 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劉騰。以告侯剛。剛言於崔光。于忠。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中給事宦官也。劉騰譙郡人。

魏王顥伏誅。以太保高陽王雍、尚書令任城王澄同總國事。

于忠與門下（門下省，侍中等官居之。）議，以魏主幼，未能親政，宜使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任城王澄懼不自全，乃酣飲陽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至是，肇方督兵在外，故于忠議用之。）奏皇后，請即敕授。王顥素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爲衆所疾，恐不爲澄等所容，乃密謀寢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顥與高猛（肇兄子）同爲侍中。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顥于禁中殺之。下詔如門下奏，百官總己聽于二王，中外悅服。

二月，魏司徒高肇伏誅。

魏主哀哭於高肇。且召之。肇承變憂懼。及還入哭盡哀。

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壯士於省中。俟肇入。搤殺之。

下詔暴其罪惡。削除職爵。葬以士禮。

魏尊貴嬪胡氏爲太妃。廢其太后高氏爲尼。

秋八月。魏侍中于忠殺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字文遠。叔業兄子。免太保高陽王雍還就第。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初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而朝廷處之不高。常怏怏。及爲尚書。志氣驕滿。好面譏毀羣官。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與植俱惡于忠專横。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植祚。罪。皆賜死。忠又欲殺高陽王。崔光

固執不從。乃免雍官還第。朝野宛憤。

魏尊太妃胡氏爲太后。以元乂字伯儁。江陽王繼之子。爲散騎侍郎。乂妻胡氏爲女侍中。

太后居崇訓宮。以于忠領衞尉。劉騰爲太僕。侯剛爲侍中。

初。江陽王繼以罪奪爵。其子乂娶胡氏。太后妹也。至是復繼本封。乂爲通直散騎侍郎。乂妻爲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

九月。魏太后稱制。以于忠爲冀州刺史。司空澄任城王。進位司空。領尚書令。

魏太后始臨朝聽政。猶稱令以行事。羣臣上書稱殿下。

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

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脇息。太后旣親政。乃出忠爲冀州刺史。司空澄領尚書令。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政事皆手筆自決。司空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諸大務。詔從之。

梁據魏西硤石。硤石注見前。西硤石在淮水之西岸者。魏遣將軍崔亮攻之。梁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兵拒守。已而魏假崔亮鎮南將軍。攻西硤石。久之不下。明年正月。乃克之。崔亮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使尚書李平。持節督諸軍進攻。梁遣將軍昌義之泝淮西救。魏將軍崔延伯。夾淮爲營。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旣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克硤石外城。祖悅出降。斬之。平遂進攻浮山堰。崔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魏師乃退。崔延伯。博陵安平人。

從來患得患失之鄙夫不患其不學正患有學以濟其私耳光前引漢趙熹事裁抑廣平甚是及胡后欲攝祭乃曲引和熹以為貢媚之具擅行而無所不至矣

冬十二月。魏太后攝行祭事。

太后以魏主幼未能祭。欲代行事。禮官議以為不可。太后以問崔光。光引漢和熹鄧太后祭宗廟故事。事具前。以對。太后大悅從之。

丙申梁天監十五年。魏肅宗孝明帝詡熙平元年。春二月。魏侍中侯剛有罪。削戶三百。

魏侍中侯剛。本出寒微。以善烹調為嘗食典御。魏官。掌調和御食。世宗晏駕有德於太后。事見前。遂由侍中進爵為公。頗專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至是以掠殺羽林為中尉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於律不坐。少卿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曰。邂逅謂情狀已露。

隱避不引。謂不引伏也。考訊以理者也。今此羽林。鬪則具首。剟口唱打殺撾築非理。安得謂之邂逅。太后乃削剛戶三百。解嘗食典御。剛自太和進食。爲典御垂三十年。至此始解。頗爲失意。

夏四月。梁圍魏武興。魏郡爲東益州治。楊氏故地也。注具前。秋七月。魏擊敗之。

魏東益州刺史元法僧。陽平王熙之曾孫。素無治幹。加以貪殘。葭萌民任令宗因衆心之怨。殺魏晉壽郡此爲東晉壽。齊郡。魏於此置益州。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又有西晉壽晉郡。後周廢。故城在今保寧府昭化縣。太守。以城降梁。梁益州刺史鄱陽王恢。字宏達。梁主弟。遣太守張齊字子響。馮翊人。將兵迎之。法僧遣其子景隆拒齊。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遂圍武興。法僧境內皆叛。唯武興一城僅存。上表

告急於魏。魏以傅豎眼為益州刺史。救之。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餘里。九遇皆捷。張齊退保白水。漢縣。隋省。故城在今昭化縣。已出侵葭萌。豎眼擊敗之。齊引還。於是葭萌通鑑作東益州。今依梁書張齊傳輯。復沒於魏。魏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戍副高景謀叛。劉氏斬之。井在城外。為梁兵所據。城中水絕。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絞而取水。悉以雜器儲之。人心益固。梁兵退。魏人封其子為平昌縣子。

九月。梁淮堰壞。

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為大都督。勒衆攻之。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旣而果然。

冬。魏作永寧寺。

胡太后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前。注見上。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甚。爲九層浮圖。高九十丈。刹所轄反。浮圖上柱。今謂之相輪。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佛殿僧房。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揚州刺史李崇表言。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頹壞。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型萬國也。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分石窟鐫琢之勞。因農之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豈不休哉。太后不能用。

柔然大破高車。殺其王彌俄突。

先是高車敗柔然於蒲類海。注見前。殺佗汗可汗。其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魏言彰制也。醜奴壯健善用兵。

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殺其王彌俄突漆其頭以爲飲器鄰國叛去者皆擊滅之其國復彊於是遣使請和於魏用敵國之禮魏主引見使者責以藩禮不備議依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倫表言宜命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不當使王人銜命遠虧國體不從張倫字天念白澤之子

丁酉梁天監十六年魏熙平二年春正月魏制諸錢新舊通行巧僞者罪之

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始鑄太和五銖錢民欲鑄者聽就官鑪銅必精鍊無得殽雜世宗又鑄五銖錢禁不依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商貨不通任城王澄上言日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

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乞下諸方州鎮。新舊諸錢。內外全好。並得通行。其雜眼鐶鑿及盜鑄巧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已而崔亮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於是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

夏四月。梁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

詔以宗廟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爲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尋詔以餅代脯。其餘盡用蔬果。

戊戌 梁天監十七年。魏神龜元年。 夏四月。魏司徒胡國珍卒。追號太上秦公。

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與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諫議

大夫張普惠以爲。太上之名。不可施於人臣。上疏陳之。左右莫敢爲通。會胡氏穿壙遇石。普惠乃密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今尊司徒爲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比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也。伏願停逼上之號。以邀謙光之福。太后乃集五品以上博議。王公皆希太后意。爭詰難普惠。普惠應機辨析。無能屈者。太后不從。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稱令以繫敕下。謂繫太后令字。於皇帝敕字下。

魏主始月一視朝。

張普惠以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由是魏主始月一陛見羣臣。

五月。梁司徒臨川王宏有罪免。尋復其位。

梁臨川王宏妾弟殺人。匿於宏府。梁主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御史臺曰南司。臺亦曰南司。奏免宏官。梁主泣曰。愛宏者兄。

綱以愛宏爲私情兇惡爲正法。前當洛口逃歸之日。即當明正其罪。而始以不

死後之可炙何待若弟殺
人然宏竟免官且旋復
幾同兒戲乎至屢積金錢
千億餘萬雖非兵仗貪黷
亦甚矣乃未聞一言責讓
而曰生計大可是其本心
上慮其奪位耳無其事則
一切不問卑鄙情態不堪
一噱以是爲友愛可乎

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輙以宏爲名。屢爲有司所奏。梁主輙赦之。及是。竟免宏官。宏後堂有庫屋。垂百間。關鑰甚嚴。或疑是鎧仗者。密以聞。他日梁主送盛饌與宏。就飲。半醉後。徑往後堂檢視。每屋錢百萬爲一聚。黃榜標之。千萬爲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餘悉貯絹布漆蠟等物。屋皆滿。梁主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生計大可。乃更劇飲。至夜而還。未幾。復以宏行司徒。

秋。九月。魏太后胡氏弒其故太后高氏。

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欲以高太后當之。既而暴卒。以尼禮葬之。

魏遣使如西域。求佛書。

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邱華言乞士。僧也。慧生。如西域求佛

經。雲等行四千里。至赤嶺。在西寧府邊外西。唐書地理志鄯城有石堡城。西二十里至赤嶺。即此。乃出魏境。又西行再朞至乾羅國。通考北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陁羅國。得佛書百七十部而還。

己亥　梁天監十八年。魏神龜二年。

春二月。魏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

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量也。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羽林虎賁作亂。立牓大巷。刻期會集。近千人。至尚書省詬罵。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慴懼。莫敢禁討。遂殺彝。焚其第。賊曳彝堂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仲瑀兄始均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時懷

仲瑀排抑武人固失持平之道然以宿衛禁旅敢於糾衆作亂賊殺大臣尚可輕貸乎顧不加窮治復聽入選依資匪惟姑息養奸直使畀慿釀禍致高歡輩覦而生心元魏紀綱於是不振矣

朔鎮函使函奏行來之使高歡字賀六渾勃海蓚人曾祖湖燕太守奔魏祖謐魏御史坐法徙懷朔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俗歡家貧執役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資以給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耶歡與司馬子如字遵業溫人徙雲中劉貴秀容陽曲人賈顯智中山無極人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侯景字萬景朔方人尉景秦置尉侯官因以為氏景字士真善無人蔡儁廣寧石門人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胡三省曰高歡事始此

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

時魏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崔亮為吏部尚書奏立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稱其能洛

陽令薛琡魏西方叱干氏後改爲薛氏琡代人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已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事亦寢時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空辨姓氏取士不博沙汰未精舅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以古今不同時宜須異爲書復之其後甄琛等繼亮爲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

魏減百官祿

初魏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及魏主即

行賞自有常經使百官稱力負取以至負多顛仆冠裳可謂掃地光爲大臣不聞一言諫正僅知以少取亦異非五十步笑百步而何

位于忠兼政復之至是又減。魏累世彊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熙平神龜間府庫盈溢。太后嘗至絹藏命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匹或過重顛仆於地。崔光止取二匹。衆皆愧之。時宗室權倖競爲豪侈。高陽王雍富冠一國。河間王琛與之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爲槽。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宴會酒器。有水精鋒。瑪瑙椀。赤玉巵。皆中國所無。嘗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胡太后建寺無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太后設會施僧。動以萬計。賞賜左右。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任城王澄表言。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不能用。河間王琛字曇寶。文成帝孫。祿力。祿在官所受之祿。力。在官所用白直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二

南北朝

庚子梁普通元年。魏正光元年。春正月丙子。月之二月。日食。

秋七月。魏侍中元乂。殺太傅清河王懌。幽太后于北宮。

魏清河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學禮士。時望甚重。侍中元乂恃寵驕恣。懌每裁之以法。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用其弟為郡。懌抑而不奏。乂。騰皆怨之。乃使主食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魏主時年十一。信之。乂奉魏主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乂命宗士執之。騰以詔集公卿。論懌大逆。遂殺懌。復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

還政魏主，幽太后于北宮。魏主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不免饑寒，乃嘆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乂與騰表裏擅權。乂為外禦，騰為内防。常直禁省，威振内外。先是公卿議懌時，衆畏乂、騰，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公游肇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及懌被殺，肇憤悒而卒。朝野皆為喪氣。

梁江淮海溢。

魏相州刺史中山王熙字貞興。英之子。起兵討元乂，不克而死。弟略字儁興。奔梁。梁以為中山王。熙與弟略給事黃門侍郎。纂字紹興，司徒祭酒。皆為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于鄴，表請誅元乂、劉騰。長史柳元章等執之。元乂遣使斬之于鄴。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而藏之。刁整字景智，雍之孫。略亡，與故人司馬始賓河内人。依西河太守刁雙

少翁帷帳致神已荒唐不可信地萬謂能呼之天上尤理所必無伏跋溺惑邪言教巫覡因緣干政乃其子自明其妄尚不覺悟且

字子山雍族孫。雙匿之經年。時購畧甚急。畧懼。雙曰。曾有一死所難遇者。爲知巳死耳。願不以爲慮。畧因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畧渡江。梁主封畧爲中山王。

梁車騎將軍永昌晉縣。隋省故城在今湖南永州府祁陽縣。侯韋叡卒。謚曰嚴。

時梁主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畧如平日。至是卒。

冬十一月。魏立阿那瓌伏跋可汗之弟。爲蠕蠕王。

先是。柔然殺伏跋可汗。其弟阿那瓌立。伏跋忽亡其幼子祖惠。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于大澤中施帳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伏跋大喜。號地萬爲聖女。納爲可賀敦。信用其言。干亂國政。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上天者。地萬教我也。其母以告伏跋。伏跋不信。既而地萬譖祖惠。殺之。伏跋母侯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殺地萬。并殺伏跋。立阿那瓌爲可汗。

以譖殺之昏狂顛倒適足以殺其軀而已可賀敦爲柔然正室之號今蒙古汗之正室曰哈屯可賀敦蓋筆誤耳

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擊之。阿那瓌戰敗奔魏。示發殺侯呂陵氏。至是。魏主使京兆王繼侍中崔光迎之。賜勞甚厚。引見置宴。立爲朔方公蠕蠕王。時魏方强盛。于洛水橋南御道東。作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館。道西。立歸正歸德慕化慕義四里。以處四方降者。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反國。朝議異同不決。以金百斤賂元乂。遂聽北歸。

魏遣使如梁。

梁魏始復通好。

辛丑梁普通二年。魏正光二年。春正月。梁置孤獨園。

置于建康。以收養窮民。

三月。魏元乂殺將軍奚康生。以宦者劉騰爲司空。京兆王繼舊以江陽王改封京兆。爲太保。崔光爲司徒。

魏胡太后之幽北宮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元乂劉騰深相委託。三人常俱宿禁中。康生性麤武。乂稍憚之。康生亦微懼不安。及是。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為力士舞。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為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會日暮。太后欲留魏主宿宣光殿。宮在北 既入閤。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元乂執而殺之。光祿勳賈粲紿太后下殿。閉之。遂攜魏主還南宮。以劉騰為司空。八坐九卿。常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刻剝六鎮。歲入以巨萬萬計。遠近苦之。京兆王繼自以父子權位太盛。請以司徒讓崔光。故有是授。魏宦者為三公。自劉騰始。未幾騰死。

秋。七月。梁以裴邃為豫州刺史。

梁義州胡三省注。此義州在齊安郡木蘭縣界。木蘭故城。在今黃州府黃安縣。刺史文僧明以州降魏。魏軍來援。梁以裴邃為信武將軍。假節督衆軍往討。邃深入魏境。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水經。決水出雲婁縣大別山。酈注。俗謂之檀公峴。雲婁故城。在今河南光州商城縣。邃擊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復取義州。魏遣張普惠救之。不及。梁乃以邃為豫州刺史。鎮合肥。邃欲襲壽陽。陰結壽陽民。為內應。恐魏覺之。先移魏揚州云。聞欲修白捺故城。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魏揚州刺史長孫稚謀于僚佐。錄事參軍楊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狡數。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乃令侃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搆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以為魏人已覺。即散其兵。白捺故城。在今鳳陽府故馬頭戍東北。長孫稚。北史作幼。孝文帝賜名。字承業。道生之曾孫。楊侃。字士業。播之子。

冬。十月。魏分柔然為二國。

先是魏遣兵送阿那瓌返國會柔然巳立婆羅門爲可汗（阿那瓌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討示發破之國人遂推婆羅門爲彌偶可社句可汗）魏遣使者諜云具仁（魏內入諸姓有諜云氏其仁其名也）往諭之婆羅門遣其大臣以兵二千迎阿那瓌阿那瓌懼不敢進請還洛陽至是高車王伊匐擊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于魏柔然餘衆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乞兵送還詔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以爲蠕蠕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瓌于東處婆羅門于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朝議是之乃置阿那瓌于吐若奚泉（胡三省注泉在懷朔鎮北無極山下）婆羅門于故西海郡（胡三省注此西海非王莽所置郡後漢興平中武威太守張雅請置西海郡于居延蓋即此）

阿那瓌以窮蹙投附備受
魏恩且以兵資送歸國負
心反噬執使犯邊義難稽
討乃元孚以孤身持節安
撫被拘而還問罪以辱君
命李崇擁衆十萬不能追
擒逡巡而返反置不問魏
之賞罰不明若此國勢安
得不日衰耶

居延。見前。注

明年冬。婆羅門叛魏。魏討而執之。婆羅門。亡歸嚈噠。魏平西長史費穆討之。簡精騎伏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爲外營。婆羅門至。奮擊破之。婆羅門爲涼州軍所擒。徙卒于洛陽。嚈噠國名。本大月氏種。在于闐之西。其後音訛爲悒怛國。費穆。魏西方費連氏。後改爲費氏。穆。字朗興。代人。

又明年春。柔然饑。魏遣使撫之。阿那瓌執魏使者。犯魏邊。魏遣尚書令李崇僕射元纂等擊之。不及而還。阿那瓌以其國大饑。帥衆入魏境。求賑給。魏以左丞元孚爲行臺。持節撫之。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遣李崇元纂帥騎十萬。討阿那瓌。阿那瓌驅民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遣參軍于謹追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元孚。字秀和。臨淮王譚之孫。于謹。字思敬。栗磾六世孫。郁對原。在今歸化城西北。

壬寅 梁普通三年。魏正光三年。

夏五月。壬辰朔。日食既。

冬十一月。魏行正光歷。

以王子爲元。應魏之水德。命曰正光曆。行之。

梁西豐（晉縣。隋省。故城在今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侯正德奔魏。既而逃歸。

初。梁主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爲子。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怏怏不滿意。常蓄異謀。是歲奔魏。魏人待之甚薄。正德逃歸。梁主泣而誨之。復其封爵。

癸卯（梁普通四年。魏正光四年。）夏。四月。魏沃野鎮（注見前。）民破六韓拔陵（南單于之苗裔。其先曰潘六奚。子孫遂以爲氏。後音訛爲破六韓。又曰破洛汗。）反。（劉友益曰。元魏之亂始此。）

元乂始執政。矯情自飾。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驕愎貪吝。嗜酒好色。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貪縱。受賂遺。請囑有司。無敢違者。牧令守長。率皆貪汚。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遂

聚衆反。攻殺鎮將。華夷響應。拔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攻圍武川。魏六鎮從西之第三鎮。在今歸化城北。懷朔。注見前六鎮懷朔最西。二鎮。尖山。魏縣。屬神武郡。故城在今山西寧武府神池縣。賀拔度拔魏內入諸姓有賀拔氏。與魏同出陰山及其三子允。字可泥。勝。字破胡。岳。字可斗泥。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

冬。魏司徒崔光卒。

光以舊德。于忠元乂用事。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事俱見前。時人比之張禹胡廣。光且死。薦都官尚書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爲侍講。魏主從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問思伯。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爲雅談。

十一月癸未朔日食

十二月梁鑄鐵錢

梁初惟揚荆郢江湘梁益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後鑄五銖錢而民間私用古錢禁之不能止乃議罷銅錢鑄鐵錢

甲辰 梁普通五年 魏正光五年 春三月魏遣臨淮王彧字文若太武帝元孫討破六韓拔陵夏五月彧兵敗績復遣都督李崇討之

魏以臨淮王彧都督諸軍討破六韓拔陵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見彧說之曰懷朔一陷武川亦危雖有良平不能為計矣彧許為出師勝還復

突圍而入。未幾武川陷。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五月。彧與拔陵戰于五原。前注見。兵敗。賊勢日甚。魏主引羣臣問計。尚書元修義字壽安。汝陰王天賜子。請遣重臣督軍鎭恒朔。以捍寇。乃加李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將軍崔暹。字季倫。挺族孫。廣陽王深。魏書作淵。字智遠。太武帝曾孫。皆受節度。既而崔暹與拔陵戰于白道。在今歸化城北。水經注芒干水。西南逕白道南谷口。即此。大敗。拔陵并力攻李崇。崇不能禦。引還雲中。詔徵崔暹繫廷尉。暹賂元乂。卒得不坐。已而李崇引祖瑩爲長史。廣陽王深奏瑩詐增首級。盜沒軍資。瑩坐除名。崇亦免官徵還。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六月。魏秦州莫折大提莫折。關西複姓。大提。其名也。反。陷高平。大提死。子念生代領其衆。

元彧坐失武懷不加戮社之罰雖遣重臣督師何益繼而崔暹敗北又以賄免魏之綱紀陵替極矣馴至六鎭擾攘迄於滅亡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其是之謂乎

魏秦州刺史李彥殘虐城內薛珍等執而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爲秦王南秦州魏置治洛谷故城在今階州成縣人亦殺刺史崔遊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行臺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改元天建魏以雍州刺史元志字猛畧河間公齊之孫爲征西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志與戰兵敗退保岐州已城陷志被殺魏自破六韓拔陵反寇盜蜂起高平勑勒酋長胡琛反自稱高平王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復寇豳夏等州涼州幢帥于菩提反執刺史宋穎穎密求救于吐谷渾伏連籌將兵討平之營州民就德興反自稱燕王黃門侍郎盧同持節慰諭之德與降而復叛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轉戰九旬始平之又汾州諸胡亦反邊鎮騷然迄無寧土就德興魏西方諸姓莞賴氏後改爲就氏源子雍字靈和懷之子

秋八月魏改鎮爲州

魏自遷洛失策邊防不復措意鎮將之選旨不得人此致亂原本然既有跋扈亦惟正名致討毋失事會乃因其方叛而免軍爲民改鎮爲州又何怪乎太阿倒持寇仇接迹也哉

初李崇北征柔然。事具前。長史魏蘭根。字惠卿。鉅鹿下曲陽人。說崇請改鎮爲州。蘭根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强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第。悉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國家庶無北顧之慮。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及破六韓拔陵反。臨淮王彧戰敗。魏主謂崇前奏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特以崇貴戚重望。故復用之。既而崔暹又敗。廣陽王深復申崇說。深上言。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不日而還。邊人見之。遂輕中國。李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拔陵爲亂。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可易量。書奏。不省。至是東

西敕勒部皆叛附于拔陵。魏主始思崇深之言。詔諸州鎮軍貫籍也。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酈道元字善長。範之子。爲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魏秀容有二。一爲北秀容。亦曰梁郡城。在今山西朔平府朔州。寰宇記。梁郡城北接朔州。即爾朱氏所封。是也。一爲南秀容。今名秀容都。在太原府嵐縣南。水經注。秀容護軍治去汾水六十里。是也。人乞伏莫于反。酋長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羽健之元孫。羽健封秀容川事具前。討平之。榮御衆嚴整。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時四方兵起。榮陰散其畜牧資財。榮父新興畜牧蕃息。牛羊馬駝色別爲羣。彌漫山谷。魏每出師。新興輒獻馬及資糧。以助軍。及是。榮悉散之。招合驍勇。結內豪傑。于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顯智之兄。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竇泰字世寧。太安捍殊人。皆往依之。爾朱榮事始此。

冬十月。梁取魏建陵、漢侯國。後魏爲縣。周廢。故城在今海州沭陽縣建陵山下。曲木、當作曲沭。戍名。在建陵山西。水經注。魏正光中。立大堨遏沭水西流。置城防之。曰曲沭戍。琅邪等城。先是梁徐州刺史成景儁字超范陽人。拔魏睢陵。漢縣。齊廢。故城在今徐州府睢寧縣北。兗州刺史趙景悅圍荆山。城名。在今鳳陽府懷遠縣北。豫州刺史督征討諸軍事裴邃帥騎襲壽陽。克其外郭。魏揚州刺史長孫稚禦之。一日九戰。梁後軍不至。邃引兵還。及是。邃攻建陵城。克之。拔曲木。將軍彭寶孫拔琅邪。邃復拔狄城。亦名狄邱城。在鳳陽府壽州南。甓城。在今潁州府霍邱縣東。進屯黎漿。亭名。在壽州東南。水經注。芍陂水東逕黎漿亭南。即此。魏東海太守以司吾城漢縣。宋省。故城在今徐州府宿遷縣。降。將軍曹世宗拔曲陽。漢侯國。後漢曰西曲陽。晉省。故城在今鳳陽府鳳臺縣。秦墟。戍名。在鳳臺縣。水經注。洛水逕曲陽故城北。歷秦墟。即此。魏守

將多棄城走

十二月梁復取三關注見前 圍魏郢州注亦見前不克。

梁將軍李國興等攻魏義陽三關皆克之。國興進圍郢州近百日魏援軍至國興引還明年春正月梁取魏南鄉郡及馬圈等城。南鄉馬圈注俱見前。

梁以散騎常侍朱异字彥和錢唐人。掌機政。劉友益曰梁之禍自朱异始故誌之

梁太子詹事周捨坐事免。朱异代掌機密。异多藝能精力敏贍。梁主任之。

乙巳梁普通六年魏孝昌元年。春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反。魏發兵討之遂降梁。

法僧素附元乂見乂驕恣。恐禍及已。將謀爲逆。魏遣中

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曰。吾欲與卿去危從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孝文帝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遂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魏發兵擊之。法僧遣其子景仲降梁。（安東長史元顯和。與法僧戰被擒。法僧執其手。慰諭之。顯和曰。與翁皆出皇家。一朝以地外叛。獨不畏良史乎。我寧為忠鬼。不能為叛臣。法僧殺之。元顯和。麗之子。景穆帝曾孫。）梁以元略為大都督。與將軍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等將兵應接。魏安樂王鑒（字長文。文成帝曾孫。）擊元略于彭城南。略大敗。鑒不設備。法僧出擊。大破之。梁以法僧為司空。封始安郡公。（法僧至建康。梁主寵待甚厚。元略惡其為人。與之言。未嘗笑。）

魏行臺蕭寶寅。都督崔延伯。討莫折天生。敗之岐雍隴東皆平。

崔延伯乘勝長驅連平岐隴使迅掃秦州則天生可探囊而得乃以將士稍留採掠致賊得伺隙縱完則

先是魏以元修義爲西道行臺督諸軍討莫折念生既而修義得風疾乃以蕭寶寅代之至是莫折天生軍于黑水即古芒水在西安府盩厔縣東南水經注芒水出南山芒谷入于渭長安志芒谷亦名黑水谷其水黑色故名兵勢甚盛魏以崔延伯爲西道都督與寶寅俱軍于馬嵬坡名在西安府興平縣西今有鎮延伯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乃選精兵數千西渡黑水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逐之蹙延伯于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爲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明日延伯勒兵出戰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小隴即隴山元和志小隴山在清水縣一名隴坻亦曰分水嶺其大隴山在隴城縣東隴城故城在今秦州清水縣東北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

軍令何在且昧日中必彗
之戒矣

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前進。寶寅破宛川俘其民。以美女十八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縣介彊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為虐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宛川。姚秦縣。故城今在鳳翔府寶雞縣東。非隴西之宛川也。

梁裴邃敗魏師于壽陽。

梁裴邃援魏新蔡郡。本漢縣。晉置郡。隋以後仍為縣。今屬河南汝寧府。梁主詔西昌侯淵藻將衆前驅。豫章王綜字世謙。武帝第二子。與諸將繼進。邃拔鄭城。在今潁州府潁上縣南。舊唐書地理志。潁上縣。舊治鄭城。武德四年。移今理。王勿學馮智舒。俱以為開封之鄭州。考鄭州置于後周。魏時尚未有州之名。集覽質實俱誤。汝潁之間所在嚮應。魏河間王琛等。憚邃威名。軍于城父。注見前。累月不進。魏主遣使賚齋庫刀胡三省注。千牛刀也。示以逗留即將斬之。趣之。琛至壽陽。引兵出擊。邃為四甄軍號也。以待之。使將軍李祖

憐先挑戰而僞退。琛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斬首萬餘級。琛走入城。不敢復出。邃深沉有思畧。爲政寛明。將吏愛而憚之。未幾卒。以夏侯亶代之。夏侯亶字世龍。詳之子。

二月。魏元乂解領軍。

魏劉騰既死。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乂亦自寛。時出遊不返。太后對魏主。謂羣臣曰。今隔絶我母子。不聽往來。我當出家。修道于閑居寺耳。因自欲下髮。魏主及羣臣涕泣固請。太后聲色愈厲。魏主乃宿于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乂。魏主深匿形迹。乂殊不以爲疑。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乂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魏主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相與定圖乂之計。

于是太后謂乂曰元郎若忠于朝廷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甚懼免冠求解領軍許之

夏四月魏太后復臨朝誅其尚書令元乂以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爲侍中鄭儼字季然羲之兄孫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李神軌崇之子爲中書舍人

元乂雖解兵權猶總內外魏主以潘嬪之訴潘嬪有寵于魏主宦官張景嵩說之云乂欲害嬪嬪泣訴于魏主曰乂非獨欲殺妾乂將不利于陛下魏主信之因乂出宿解乂侍中明旦乂將入宮門者不納太后遂復臨朝攝政詔削劉騰官爵除乂名爲民清河國郎中韓子熙上書爲清河王懌訟冤乞誅乂等太后命發劉騰墓散其骨盡殺其養子侯剛亦坐黜死于家唯乂以太后妹夫故未忍誅韓子熙字元雍麒麟之孫也先是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乂出爲齊

州魏置。今山東濟南府是。刺史。太后徵還爲侍中。侍坐于太后。乂妻在太后側。順指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怨憤。太后嘿然。未幾。有告乂謀誘六鎭降戶。將反于定州。今直隷定州。本魏置。魏主亦以爲言。乃賜乂死。江陽王繼廢。于家。以病卒。初鄭儼爲胡國珍參軍。得幸于太后。徐紇。詔事清河王懌。爲懌所厚。李神軌亦得幸于太后。皆拜中書舍人。鄭儼以徐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

內外。號爲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粗有文學。機辯彊力。終日治事。畧無休息。時有急詔。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見人矯爲恭謹。遠近輻輳之。

胡琛遣其將万俟音墨其。魏十姓之一。醜奴。寇魏涇州。魏置。今屬甘肅平涼府。

崔延伯敗死。

胡琛據高平遣万俟醜奴寇涇州魏將軍盧祖遷等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于安定（漢縣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醜奴以輕騎挑戰延伯恃勇擊之大敗寶寅退保安定延伯恥其敗獨出襲賊中流矢卒于是賊勢益盛而羣臣自外來者皆言賊弱以求悅媚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六月梁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立綜爲丹陽王更名贊。

初梁主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

蕭綜叛逃江革不能弭其

子然汝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泄也因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每夜于靜室私祭齊氏七廟聞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爲父子遂潛發東昏侯冢自殺一男試之皆驗。于是常懷異志。屢求邊任梁主未之許會魏元法僧降梁主命綜總督諸軍攝徐州事魏臨淮王彧兵逼彭城勝負久未決梁主慮綜敗沒敕引軍還綜恐不復得至北邊乃密送降款于彧夜投彧軍及旦齋閤不開魏軍呼曰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等尚欲何爲城中求王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將士死者什七八惟陳慶之帥所部還梁主聞之大駭有司奏削綜爵土絕屬籍尋復赦之綜至洛陽見魏主還就館爲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年拜司空封丹陽王更名贊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之皆爲魏所虜安豐王延明聞其

逆謀及爲魏所虜當以死殉職頑乃恬然受延明豢養遭箠楚之辱爲人執筆何如踐人土而食人粟乎朋無齒決適爲有識者所鄙耳

才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暅之作欹器銘。革唾罵之。延明令革作寺碑。革辭。延明將箠之。革厲聲曰。江革行年六十。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其不可屈。乃止。安豐王延明。文成帝之孫。

西部鐵勒其先匈奴之苗裔。種類最多。自西海以東。依山據谷。往往不絕。降魏。魏廣陽王深擊拔陵。破之。降其衆二十萬。

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于五原。深拔軍向朔州。先是。賀拔度拔父子。爲衛可孤所虜。度拔與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襲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其子勝奔恒州。爲廣陽王深軍主。至是。深被圍。勝開門出戰。賊稍退。深乃得向朔州。朔州。魏改懷朔鎮置。在今吳喇忒東北。今朔平府之朔州。乃北齊所置。宇文肱。豆逸歸之元孫。周太祖宇文泰父也。參軍于謹以寇盜蜂起。非專用武力可勝。謹兼通諸國語。乃請于深。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于是西鐵勒部酋長乜毋野反。北狄姓。列河等詣深降。深據險要。伏兵以待拔陵邀

擊也列河伏發拔陵大敗。初阿那瓌爲魏討拔陵敗之。

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及是頭兵可汗復大破拔陵。

拔陵南徙渡河。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魏主不從。詔分處之于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明年。拔陵誘殺劭深未幾。拔陵爲柔然所殺。乞活晉惠帝末。吏民就穀冀州。謂之乞活。事見前。

秋八月魏柔元鎮胡三省注。鎮在漢且如縣西北塞外。且如故城在今大同府天鎮縣北邊牆外民杜洛周反于上谷

洛周反于上谷。改元眞王。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尉景段榮彭樂安定人。皆從之。魏以常景字永昌。爽之孫。爲行臺與都督元譚趙郡王幹之子。討之。

冬十二月魏荊郢羣蠻叛魏討敗之。

人臣志切同仇固不應視賞罰厲明方爲激勸然人君驅策羣力非信賞必罰何以振師律而振軍威雄言不獨切中當日情形實古今不易之通義也

魏方有事西北。二荊胡三省注。西荊治上洛。北荊治襄城。上洛。襄城注俱見前。西郢。胡三省注。治汝南真陽縣。真陽。今日正陽。屬汝寧府。羣蠻皆反。魏主以臨淮王彧討之。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爲行臺左丞。趣葉城。即漢葉縣。注見前。彧軍屯汝上。汝水之上。州郡爭來請救。彧不欲應之又恐後有得失之責。邀雄符下。尚書行臺符也。雄遂符彧令速赴擊。羣蠻聞之。皆散走。是時。魏主欲自出討賊。已而不果。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年。捍禦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皆不明賞罰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故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而莫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

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振。盜賊息矣。疏奏不省。

丙午 梁普通七年 魏孝昌二年 春正月。魏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反。

鮮于修禮帥北鎮流民反于定州之左城。即左人城。在今保定府唐縣。水經注。滱水逕左人城南。即此。魏以揚州刺史長孫稚為北道大都督討之。行至鄴。詔復以河間王琛代稚。稚表言。前在淮南。與琛有隙。難受其節度。不聽。至滹沱。修禮邀擊之。琛不救。稚大敗。皆坐除名。

夏四月。魏以元順為太常卿。

城陽王徽字顯順。景穆帝之孫。與黃門郎徐紇毀侍中元順。出為太常卿。順奉辭。時紇侍側。順指之曰。此魏之宰嚭。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脅肩而出。順叱之曰。爾刀筆小才。正堪供几案之用。豈應污辱門下。穢我彝倫。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

深徽嫌釁有自魏主旣所素悉顧令掎角掣肘自釀敗衂則所謂藉寇兵齎盜糧孰有甚於是者

五月。元畧自梁歸于魏。魏以爲侍中。

畧自至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居喪。及是。元乂死。胡太后遣江革祖暅之。以豫章王綜叛没魏。事具前。南還以求畧。梁主禮遣之。太后拜畧侍中。賜爵東平王。遷尚書令。委任之。然徐鄭用事。畧亦不敢違也。

魏復以廣陽王深爲北道大都督。

先是。魏北鎮降戶在恒州者。欲奉廣陽王深爲主。深懼。上書請還京師。詔以左衛將軍楊津字羅漢。播之弟。代深爲都督。深故與城陽王徽有隙。深通于徽妃于氏故怨之。徽因此搆之。及深至洛陽。魏主敕徽深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會河間王琛等爲鮮于修禮所敗。乃復以深爲大都督討

爾朱榮之執尉慶賓其所

之使章武王融（字永興，景穆帝曾孫）、裴衍（字文和，叔業兄子）爲左右都督，並受節制。徽復譖深恐有異志。后敕融、衍潛爲之備。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后使問其故。對曰。徽銜臣次骨。朝夕欲陷臣于不測之誅。臣何以自安。若使徽出爲外州。臣無内顧之憂。庶可以畢命賊庭。展其忠力。太后不聽。徽與鄭儼等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内實忌克。賞罰任情。魏政愈亂。

秋八月。賊帥元洪業殺鮮于修禮。降魏。其黨葛榮復殺洪業。自領其衆。

魏安北將軍爾朱榮執肆州刺史。而以爾朱羽生代之。

魏以榮爲安北將軍。都督恆朔二州軍事。榮過肆州。刺

謂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慶賓閉門不納其意實欲稍折其萌而劉友益書法轉以無備致執少之豈非眇見

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魏朝不能制。初賀拔允及弟勝岳。在恒州。已而平城爲賊所陷。岳奔榮。勝奔肆州。至是。榮得勝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以爲別將。軍中大事。多與之謀。

葛榮襲殺魏都督章武王融廣陽王深。

榮以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魏廣陽王深引兵躡之。榮東攻章武王融。殺之。自稱天子。深聞融敗。不進。侍中元晏宣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于謹智畧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際。非陛下之純臣也。太后詔牓省門。募能獲謹者。有重賞。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信用讒佞。苟不明殿下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歸罪。遂詣牓下。有司以聞。太后引見。大既怒謹備論深忠款。兼陳停軍之狀。太后意解。遂捨之。而深引軍還趨定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遣[illegible]詣毛

諡討之。深間行至博陵。逢葛榮遊騎。劫以詣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惡而殺之。城陽王徽。遂誣深降賊。錄其妻子。深府佐宋遊道敦煌人。繇之元孫。爲之訴理。乃得釋。

冬。十一月。梁侵魏。取壽陽。

梁主乘淮堰水盛。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侵魏。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復以壽陽爲豫州。改合肥爲南豫州。以亶爲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復充。

魏幽州民執行臺常景叛降杜洛周。

先是。杜洛周帥衆掠薊南。趣范陽。魏郡。隋廢。故城在今順天府涿州。行

漢宣帝以共治天下期之良二千石可謂深識政要元魏輕視郡縣選擧置牧民爲末務邦本不寧何以能國

臺常景屢擊破之。至是。幽州民執景。叛降于洛周。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預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酒肉。稅入市者人一錢。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曰。夷夏之民。相聚爲亂。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妙盡才望。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彊暴自息矣。不聽。

丁未　梁大通元年。魏孝昌三年。春正月。葛榮陷魏殷州。刺史崔楷字季則。博陵安平人。死之。榮遂圍冀州。

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魏分定相二州。置殷州。領鉅鹿等四郡。治廣阿。鉅鹿注見前。廣阿。今趙州隆平縣是。以崔楷爲刺史。楷表乞兵糧不許。或勸楷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事。吾獨往。將士誰肯固志哉。遂合家赴

州榮逼殷州城或勸滅弱小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旣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追還時州旣新立了無禦備之具將士爭奮皆曰崔公尙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半旬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魏蕭寶寅討莫折念生敗績魏以楊椿字延壽津之兄爲行臺

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至是大敗于涇陽汧城岐州皆降于賊豳州刺史畢祖暉東平須昌人戰沒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民拒守詔以椿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右民郎路思令上疏曰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眉擁旆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銳氣頓盡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不敗得乎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賞

尙輕。屢加寵賚。府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凋敝。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明賞罰。練士卒。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何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右民郎。晉置左右民曹。各有郎。路思令。陽平人。

莫折天生寇魏雍州。敗死。衆潰。

天生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隱身塹中。射殺之。其衆遂潰。是秋。秦州人殺莫折念生。降魏。

魏以房景伯字長暉。清河東武城人。爲東清河太守。

魏東清河郡宋僑置清河郡于般陽。後沒于魏。爲東清河郡。般陽注見前。山賊羣起。詔以房景伯爲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于景伯。舉家亡去。景伯禽之。署其子爲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

教化之原固在躬行倡率然一人不孝即命供食以愧之且至二十餘日之久設州民復有相傚者一一以此爲化導將不勝其傚且勞矣史家緣飾之筆特可盡信哉

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共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梁主捨身于同泰寺劉友益曰書捨身始此

梁主作同泰寺又開大通門以對之遂幸寺捨身大赦改元

夏四月魏復以蕭寶寅爲西討大都督

寶寅之敗也免爲庶人至是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代之椿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無踰寶寅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甚恐有異心汝當以此意啟二聖幷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不然必成深憂昱如言啓聞不聽楊昱字元畧

秋八月魏李神軌殺高謙之字道讓遼東人

初魏侍御史高道穆（名恭之以字行）奉使相州按前刺史李世哲奢縱不法至是世哲弟神軌用事道穆兄謙之家奴訴良（謂壓良為賤）神軌執謙之繫廷尉會赦將出神軌啓太后先賜謙之死朝士哀之

冬十月梁將湛僧智夏侯夔（字季龍亶之弟）圍魏廣陵（魏置東豫州治廣陵城今光州息縣是）克之

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汝陰王天賜之孫）于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梁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武陽關也）來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方築柵以自固聞夔至遂請降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

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譙建梁譙慶亦東兵而出吏民安堵顥伯宵遁梁軍追之斬獲萬計梁主以僧智鎮廣陵夔鎮安陽此爲南安陽魏屬義陽郡隋廢故城在今汝南府正陽縣遣別將屠楚城亦曰楚王城在信陽州北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

梁將陳慶之攻魏渦陽注見前克之

梁領軍曹仲宗直閤陳慶之攻魏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元昭等率馬步五萬來救前軍去城四十里先是尋陽太守韋放將兵來會魏兵奄至放營未立麾下纔二百人放免冑下馬據胡牀處分士皆死戰莫不一以當百魏兵遂退至是放謂慶之曰魏兵前鋒必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尚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放字元直叡之子慶之與麾下

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欲築壘于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還。慶之杖節軍門曰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犯者依敕行之。乃止魏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尸咽渦流

魏蕭寶寅殺關右大使酈道元舉兵反。魏遣行臺長孫稚討之。

蕭寶寅之敗于涇也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

敢。內不自安。魏主亦疑之。中尉酈道元性嚴猛。汝南王悅（孝文帝之子。）嬖人弄權。道元殺之。并劾悅。時寶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爲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爲取已。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謠言鸞生十子。九子𪌮。（徒玩反。卵壞也。齊明帝名鸞。寶寅其第六子。）一子不𪌮。關中亂。亂治也。大王能治關中。何所疑。寶寅遂遣將攻殺道元。（時行臺郎中蘇湛。以病臥家。寶寅令其姨弟姜儉說之曰。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不復作魏臣矣。生死榮辱。與卿共之。湛入哭曰。王本以窮鳥投人。朝廷假王羽翼。以至於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守關問鼎。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湛不能以百口爲王族滅。願賜骸骨歸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爲已用。聽還武功。蘇湛字景儁。武功人。）自稱齊帝。改元置官。長史毛遐。（字宏遠。北地山原人。）與弟鴻賓帥氐羌兵

拒之。魏以長孫稚爲行臺。討寶寅。正平民魏郡。故城在今山西絳州。

薛鳳賢。薛修義。亦聚衆河東。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宗正。以官爲氏。珍孫其名也。討之。

十一月。葛榮陷魏冀州。殺都督源子邕。裴衍。遂寇相州。

葛榮久逼信都。魏詔加子邕鎮北將軍。爲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樂安王鑒字紹達。文成帝孫。據鄴反。敕子邕先討之。子邕進圍鄴城。與裴衍等攻鑒。誅之。已而信都城陷。乃除子邕冀州刺史。使討葛榮。先是。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及城陷。與兄祐俱被執。榮大集將士。議其死生。孚兄弟爭相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死。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衍復表求同行。許之。子邕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必同行。敗在旦夕。不聽。行至

鑄鐵在爐灌賊幾何其親揷木爇炒詎可以道里計十七史中似此誕漫語指不勝摘矣

漳水。榮率衆十萬擊之。果敗俱死。時相州聞冀州陷人不自保。刺史李神（恒農人。）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

戊申（梁大通二年。魏孝昌四年。敬宗孝莊帝子攸永安元年。）

春正月。杜洛周陷魏定州。

執行臺楊津。遂陷瀛州。

先是魏楊津為北道行臺。（孝昌二年。津為北道都督。尋改行臺。）守定州。時鮮于修禮。杜洛周殘掠州境。津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積貯柴粟。修理戰具。更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械竸發。又于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相語曰。不畏利槊堅城。惟畏楊公鐵星。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遺津書曰。所以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宜盡殺之。不然。必為患。津悉收北人納于城中而不殺。

衆感其仁。及葛榮統衆。使人說津。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洛周圍之。魏不能救。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賊。

魏長孫稚討蕭寶寅。敗之。寶寅奔万俟醜奴。

寶寅圍馮翊。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賊據潼關。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則華州（魏于馮翊郡置華州）之圍。不戰自解。稚從之。遣其子子彥與侃率兵北渡。據石錐壁。（石錐山之壁也。山在今山西蒲州府虞鄉縣。）時薛修義方圍河東。侃乃班告曰。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于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

者。亦作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

各散歸。修義亦逃還。與薛鳳賢鳳賢時據安邑。俱請降。稚遂克

潼關。會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曰。臣前違嚴旨。不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緩長安而急蒲坂。誠以一失鹽池。則三軍乏食也。鹽稅一年。準絹三十萬匹。昔高祖昇平之年。猶創鹽官。加典護。況今國用不足。徵六年之粟。折來歲之資。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豈若寶天產之貨。而均贍以理乎。臣已輒符所部。依常收稅。

寶寅將侯終德因其敗。襲寶寅。寶寅奔万俟醜奴。

葛榮殺杜洛周。幷其衆。

魏太后胡氏進毒弒其主詡。而立臨洮王魏書京兆王愉傳。胡太后追封愉爲臨洮王。子寶月襲。明帝紀作寶暉。通鑑依帝紀。世子釗。

魏胡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盜賊蠭起。

封疆日蹙。魏主年寖長。太后自以所爲不謹。凡魏主所

惡鄭儼徐紇而不能自正其罪乃欲援戈爾朱榮且旋召旋止以致速變前此之何進召董卓袁紹後此之崔允召朱全忠覆轍相尋噬臍遐不悟者多矣

愛信者輒以事去之務爲壅蔽不使知外事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爾朱榮兵彊高歡段榮等皆歸之歡與榮等先在杜洛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奔爾朱榮并州刺史元天穆高涼王孤五世孫與榮善榮常與天穆及賀拔岳密謀舉兵入洛二人皆勸成之遂舉兵塞井陘時魏主亦惡鄭儼徐紇等偪于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初劉貴屢薦高歡于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廐有悍馬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如是矣榮奇其言坐之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也榮大悅自是每參軍事至上黨魏主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酖魏主弒之僞立皇子爲帝既而下詔

曰潘嬪所生實皇女也（先是潘嬪生女太后詐言皇子大赦改元）臨洮世子釗高祖之孫應立遂迎釗即位生三年矣爾朱榮聞之大怒乃抗表曰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又立皇女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于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

三月魏爾朱榮舉兵晉陽夏四月至河陽立長樂王子攸（彭城王勰之子是爲孝莊帝）沈太后胡氏及幼主釗于河殺王公以下

二千人。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遂入洛陽。
爾朱榮舉兵發晉陽。太后聞之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率衆拒之。先是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等入洛。與從弟世隆字榮宗密議廢立。榮與元天穆以彭城王勰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攸有令望。欲立之。天光等乃見長樂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顯祖諸子孫像。惟子攸獨成。榮乃舉兵。及是師次河內。遣人密迎子攸。時太后遣別將鄭先護滎陽開封人鄭季明先護從弟守河橋。四月。子攸潛自高渚在孟津北會榮于河陽。乃濟河即位。以榮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先護季明開城納之。將軍費穆亦降。徐紇鄭儼皆亡走。太后落髮出家。

榮召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魏主于河橋。遣騎執太后及幼主至河陰。沈之河。榮至陶渚。即陶河。在今懷慶府孟縣南。水經注。孟津又謂之陶河。是也。引百官集于行宮西北。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不能匡弼之罪。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以下死者二千餘人。榮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乃命數十人拔刀走行宮。殺魏主之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遷魏主于河橋。置之幕下。魏主憂憤。使人諭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天意。非人力也。宜以此時早正位號。若能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賢親而輔之。時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奸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爲像。數四不成。命參軍劉靈助卜之。亦曰未可。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自悔曰。惟當以死謝朝廷。是夜。復迎魏主還營。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榮乃議欲遷都。其將汎禮固諫。乃奉魏主入城。大赦。時百官蕩盡。惟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洛中。

士民逃竄。値宿空虛。宮守曠廢。榮乃遣使巡城勞問。于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榮猶執遷都議。都官尚書元諶爭之。榮怒曰。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恐元諶乎。諶。國之宗室。位居常伯。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諶罪。諶顏色自若。乃赦之。榮因入見。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魏主亦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求酒飲之。熟寐。魏主欲誅之。左右不可。乃止。郎以牀轝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覺。自此不復宿禁中矣。彭城王劭。字子訥。勰嫡子。劉靈助。燕郡人。山偉。字仲才。洛陽人。元諶。字興伯。趙郡王幹子。

魏徐紇奔泰山。鄭儼伏誅。

紇奔泰山。依太守羊侃。儼與從兄滎陽太守仲明謀據郡起兵。爲部下所殺。已而紇勸侃據郡降梁。魏遣兵討之。紇與侃俱奔梁。

魏汝南王悅。臨淮王彧。北海王顥。顥字子明。詳之子。出奔梁。

三王以魏室方亂。俱出奔梁。已而彧以魏主定位。求還。

梁主惜其才而不能違。遣之。

五月。魏立肅宗嬪爾朱氏爲后。劉友益曰。書立肅宗嬪。深醜之也。

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魏主納以爲后。魏主疑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榮大悅。

爾朱榮還晉陽。以元天穆爲侍中。錄尚書事。兼領軍將軍。

榮令元天穆入洛陽。朝廷要官。悉用其心腹爲之。

魏詔聽民入粟。

時乘喪亂之後。倉廩虛竭。始詔入粟八千石者。賜爵散侯。五百石者賜出身。

梁遣將軍曹義宗圍魏荊州。魏置荊州于穰縣。今南陽府鄧州是。

義宗圍魏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魏方多難。不能救。城中糧盡。刺史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煮粥。與將士均食。每出戰。不擐甲胄。仰天大呼曰。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令箭中王羆額。不爾。王羆必當破賊。歷三年。前後搏戰甚衆。亦不被傷。已而魏遣將軍費穆南救獲曹義宗。荊州之圍始解。

魏免其侍郎高乾。字乾邕渤海蓨人。高昂。字敖曹。官。

先是爾朱榮之向洛也。高乾與弟昂季式字子通。皆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于河濟之間。頻破州軍。至是乃降。魏主以乾及昂皆有舊。俱以爲侍郎。爾朱榮以乾兄弟前爲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昂復抄掠。榮誘執之。

以號稱百萬之衆七千騎

鼓勇可破雖史筆不無過甚其辭然用兵有方正不在數之衆寡若懦夫臨戎鰓鰓焉議增兵其見固遠出爾朱下然所云刀不如棒以棒取勝則又刺謬之甚不可信者矣

秋九月葛榮圍魏相州爾朱榮討擒之冀定滄瀛殷皆平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討之以侯景爲前驅號令嚴明戰士同奮身自陷陳出于賊後表裏合擊遂大破之初葛榮聞爾朱榮之來也乃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各置袖棒一枚置馬側至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分命壯勇所向衝突擒葛榮餘衆悉降縱其所之羣情大喜數十萬衆一朝盡散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檻車送葛榮赴洛斬之五州皆平初宇文肱從鮮于修禮戰死其子泰從葛榮至是爾朱榮愛其才以爲統軍泰字黑獺即後周太祖

魏爾朱榮自爲大丞相

冬十月梁立元顥爲魏王遣將軍陳慶之將兵納之

己酉　梁中大通元年。魏永安二年。春正月。魏主追尊其父勰為皇帝。

魏主追尊彭城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遷神主于太廟。而以高祖為伯考。臨淮王彧諫曰。漢光武于元帝。屬疏服絕。猶身奉子道。入繼太宗。別祀南頓君于舂陵。光肅祖於高祖。親北面為臣乎。二后皆將配享。此為君臣並筵。叔嫂同室。臣切以為不可。不聽。請去帝著皇。亦不聽。尋復尊兄劭帝號。彧又諫。亦不聽。

夏四月。魏王顥拔滎城。胡三省注。當作堂城。即春秋沙隨地。沙隨。注見前。稱皇帝。

顥與慶之進拔滎城。有眾七千。遂即帝位于睢陽城南。攻魏行臺濟陰王暉業景穆帝曾孫。于考城。後漢縣。今屬河南歸德府。擒之。初。魏河間邢杲反。元天穆將討之。以顥北上。乃集文武議之。皆曰。杲眾彊盛。宜以為先。尚書薛琡曰。邢杲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不從。顥遂得乘虛深入。天穆尋擊杲。平之

五月魏王顥取梁國滎陽虎牢

顥克梁國遣陳慶之攻魏滎陽時魏都督楊昱據滎陽慶之攻之未拔元天穆等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諭將士曰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多矣天穆之衆皆仇讐也然我衆纔七千虜三十餘萬今日惟有必死乃可得生當及其未盡至急取其城而據之耳乃鼓之將士蟻附而入執楊昱諸將請殺之顥曰我聞梁主數稱袁昂之忠（梁主初立袁昂不降事見前）今奈何殺昱乎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力戰破之進拔虎牢

魏主子攸奔河內顥入洛陽以陳慶之爲車騎大將軍

魏主子攸將出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

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顥乘虛深入陛下若親帥宿衛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天穆及榮引兵進討北萬全之策也子攸遂走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迎魏王顥顥入洛陽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慶之進擊大梁下之先是元天穆拔大梁顥使慶之擊之天穆將北走郎中溫子昇曰顥新入人情未安擊之必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不能用及是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走遂降魏王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顥命黃門侍郎祖瑩作書遺子攸曰朕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于爾朱出卿于虎口耳河南州郡多附于顥齊州刺史沛郡王欣字慶樂廣陵王羽之子集文武議所從軍司崔光韶亮從父弟抗言曰

元顥受制于梁引寇讎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惟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荷朝眷未敢仰從衆皆是之欣乃斬顥使

閏六月魏爾朱榮渡河魏王顥走死陳慶之走歸梁魏主子攸歸洛陽榮自爲天柱大將軍

魏王顥以數千之衆轉戰尅捷據有都邑號令自己天下人情想其風政而顥遽驕怠近習干政日夜縱飲不惜軍國所統南兵淩暴市里朝野失望高子儒字孝禮道穆兄自洛陽出從子攸子攸問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馳見子攸于長子子攸即日南還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顥既得志謀叛梁以事難未

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内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爲之備。慶之謂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我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更請兵于梁顥欲從之安豐王延明曰慶之兵已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復爲人用乎顥遂不用慶之言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功高勢重爲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虞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及爾朱榮兵至慶之守北中城今日下孟鎭在懷慶府孟縣南顥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榮議還北圖後舉黃門侍郎楊侃曰用兵者何嘗不散而復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乎今四方顒顒視公此舉遂復引歸民情失望不若多爲桴筏間以舟檝數百里中皆爲渡勢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乃使爾朱兆字萬仁榮從子與賀拔勝縛筏夜渡顥軍

潰失據。帥麾下南走。慶之收衆結陳而還。榮追之。會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鬚髮爲沙門。間行還建康。中軍大都督楊津迎魏主子攸于北邙。流涕謝罪。子攸遂入洛陽。加榮天柱大將軍。顥至臨潁。爲人所殺。

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异問之。慶之曰。吾始以爲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

秋。七月。魏以高道穆爲中尉。

魏主之姊壽陽公主行犯淸路。道穆擊破其車。公主泣訴之魏主。魏主曰。中尉淸直。豈可以私責之。道穆見魏主。魏主勞之。道穆免冠謝。魏主曰。朕愧卿。卿何謝也。

魏始鑄永安五銖錢。

魏多細錢。斗米幾直千。高道穆上表曰。在市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羸二百。旣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朝廷科防不切之故也。宜改鑄大錢。一斤七十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私鑄無利而自息矣。楊侃亦乞聽官民並鑄。使民樂爲而弊自改。從之。

魏巴州此魏巴州。州有隆城鎭。地在今保寧府東北。州治無考。其梁巴州。隋曰淸化郡。唐仍爲州。今屬保寧府。在府東。叛附于梁。

初魏以梁益荒遠。更立巴州。以統諸獠。凡二十餘萬戶。以巴酋嚴始欣爲刺史。始欣貪暴。諸獠反圍城。行臺魏

子建（字敬忠，鉅鹿下曲陽人。）撫諭之，乃散。始欣恐獲罪，陰請降梁。子建囚始欣，既而魏以傅豎眼爲行臺。豎眼初至，州人相賀。（豎眼先爲東益州刺史，救元法僧，事見前。）既而病，其子敬紹奢淫貪暴，始欣賂敬紹，得還巴州，遂降于梁。敬紹陰有保據南鄭之志，誘山民圍城，欲爲內應，圍合而謀洩，將士殺之。豎眼恥恚而卒。（明年春，魏復取巴州。）

九月，梁主捨身于同泰寺。

梁主再幸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爲四衆講涅槃經。（王幼學曰：梵語涅槃，華言示寂也。）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

魏討葛榮餘黨韓樓于幽州，平之。

先是葛榮餘黨韓樓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爾朱榮以賀拔勝鎮中山樓畏勝不敢出至是榮復使大都督侯淵神武尖山人討樓淵廣張軍聲多設攻具帥數百騎深入去薊百餘里值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五千人皆還其馬仗縱使入城左右皆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爲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巳至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走追擒之詔以淵爲平州刺史鎮范陽先是淵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總大衆未必能用若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至是果如榮言

冬十月乙酉朔日食

十二月梁以陳慶之爲北兗州齊僑置治淮陰今淮安府清河縣是刺史

時有妖賊僧彊自稱天子。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亦齊僑置。治鍾離。鍾離注見前。慶之討斬之。

庚戌 梁中大通二年。魏永安三年。主曄建明元年。 春三月。魏遣都督爾朱天光榮從兄子。討万俟醜奴。夏四月。獲之。遂克高平。獲蕭寳寅。皆誅之。

蕭寳寅之奔万俟醜奴也。醜奴以寳寅爲太傅。醜奴數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言于榮。榮以爾朱天光爲都督。以岳及侯莫陳悅侯莫陳。代北三字姓。悅。代人。爲左右都督。配軍士千人。岳擊赤水亦曰小赤水。在今同州府華州西。蜀賊。蜀人之遷關中者。相聚爲賊。得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三月。醜奴自將圍岐

侯淵討韓樓。縱虜八五千入城而幽州下。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亦縱遣俘囚而諸柵降。雖一時權譎而能得以敵攻敵之策。然不量時度勢。居不敗之地而冒昧爲之。必有受其反噬者矣。

州。遣尉遲魏之別部。後以爲氏。菩薩攻圍趣柵。賀拔岳救之。菩薩等已拔柵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誘擒之。岳于橫岡設伏。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餘騎與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爲走。棄步卒輕騎渡河追之。半渡岡東。岳還擊之。賊敗走。岳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俟秋更進。獲覘者縱之。醜奴信之。散衆歸耕。據險立柵。天光知其勢分。密嚴夜發。黎明圍其大柵。拔之。所得俘囚皆縱遣之。諸柵皆降。天光徑抵安定。醜奴走。追及于平凉。侯莫陳崇單騎入賊。生擒醜奴。衆皆披靡。後騎益集。遂大破之。天光進克高平。執蕭

寶寅。皆送洛陽。斬醜奴于市。賜寶寅死、是秋。天光討醜奴餘黨。滅之、于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平。三秦。秦。東秦。南秦也。河州。魏置。今屬甘肅蘭州府。渭州。魏置。今陝西鞏昌府是。瓜州漢敦煌地。今甘肅安西府是。涼州。魏置。今甘肅凉州府是。鄯州。魏置。今甘肅西寧府是。

梁以元悅爲魏王。

時汝南王悅尚在梁。梁主聞顥敗。乃復以悅爲魏王。後爾朱榮入洛。悅知事不及。遂南還。

魏以宇文泰爲征西將軍。行原州。魏置。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是。事。

始宇文泰爲爾朱榮統軍。後從賀拔岳討元顥于洛陽。以功封寧都子。遂從岳入關平万俟醜奴。魏主遷泰爲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君。吾輩豈從亂乎。

秋九月。長星見。

魏爾朱榮至洛陽。與元天穆皆伏誅。

爾朱榮雖居外藩。遥制朝政。魏主性勤政事。數親覽詞訟。理寃獄。榮聞之不悅。榮使其從弟僕射世隆攝選。啟北人為河南諸州。魏主未許。太宰并州刺史元天穆曰。天柱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魏主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若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爾朱后性復妬忌。后數忿恚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復決。復決言今當作天子。決計不疑也。魏主外逼于榮。內廹于后。恒怏怏不樂。城陽王徽。侍中李彧。字子文。冲之孫。勸魏主除榮。侍中楊侃。僕射元羅。字仲綱。乂之兄。膠東侯李侃晞。惠之從孫。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徽等勸因其入刺殺之。魏主疑未定。而謀頗泄。人懷憂懼。爾朱世隆疑有變。乃為匿名書云。天子欲殺

王允誅董卓傕汜已既赦
召傕汜之禍若爾朱兆等
與衆同惡相濟尚當在
脅從罔治之例魏主遂其
難制而不知其不可撫所
謂畏首畏尾適足釀禍而
已

天柱取以自榮榮恃其強不以為意九月至洛陽魏主
即欲殺之以天穆在并州恐為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
穆入有告榮以魏主之謀榮具奏之魏主曰外人亦言
王欲害我豈可信耶于是榮不自疑及天穆至魏主召
入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
末魏主曰王允若赦涼州人必不至此良久又曰吾寧
為高貴鄉公死不為常道鄉公生若
殺榮與天穆而赦其黨亦應不動耳乃伏兵明光殿東
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告榮榮與天穆俱入溫子昇預
作赦文執
以出遇榮問之子昇色
不變曰赦榮不取視入坐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
榮即起趨御坐魏主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天穆亦死
內外喜譟百官入賀魏主登門大赦遣武衞將軍奚毅
將兵鎮北中城先是魏主謀誅榮以毅為榮所親信不
敢與之言情毅曰臣寧死陛下不能事

契胡及榮至洛陽。毅見魏主請間。魏主知其誠。乃與之定議。 是夜。爾朱世隆帥榮部曲。走屯河陰。先是。榮黨田怡聞變。議攻宮門。賀拔勝止之。及世隆走。勝亦不從。魏主甚嘉之。朱瑞雖爲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魏主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

魏僕射爾朱世隆反。與汾州刺史爾朱兆。立長廣王曄 字華與。中山王英之弟子。于長子。冬。十二月。入洛陽。遷其主子攸于晉陽而弒之。

世隆將還北。司馬子如曰。天下恂恂。唯彊是視。今若北走。則示人以弱。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還軍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世隆從其言。遂攻河橋。殺奚毅。據北中城。魏朝大懼。十一月。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胡騎一千。皆白衣來郭下。魏主遣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

陰圖釁逆。罪止榮身。餘皆不問。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羣胡皆慟哭。聲震城邑。魏主募敢死士討世隆。三日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于郭外。不克。魏主集羣臣博議。皆恇懼不知所出。散騎常侍李苗。請募人從馬渚（亦曰河中渚。在河南府孟津縣。）上流乘船夜下。縱火船焚橋。爾朱氏兵溺死者甚衆。南援不至。苗赴水死。世隆亦收兵北遁。詔行臺源子恭鎮太行丹谷。（在今山西澤州府鳳臺縣西南。水經注。丹水南流。注于丹谷。即此。）築壘防之。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曄即位。世隆兄仲遠。亦起兵徐州。向洛陽。魏主以城陽王徽總統內外。徽憂怖不

知所出。性多忌嫉。又斬財貨。故徒有靡費。而恩不感物。
十一月。仲遠陷西兗州。注見前。賀拔勝戰敗降之。兆引兵
向洛召高歡。歡不至。初。爾朱榮常從容問左右曰。一日
無我。誰可主軍。衆以兆對。榮曰。兆
雖勇。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惟賀六
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乃以高歡爲
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召歡。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
爲悖逆。吾勢不能久事爾朱矣。乃以山蜀未平。辭不至。
兆遂輕騎涉河。叩宮門。宿衞散走。魏主步出雲龍門外。
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兆執魏主鎖之。
撲殺皇子。縱兵大掠。殺臨淮王彧等。徽齎金百斤。馬五
十匹。以前洛陽令
寇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已所引拔。故往投之。祖仁私謂
子弟曰。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以捕將至。令其逃于他
所。使人于路邀殺之。送首于兆。兆不之賞。既而兆夢徽
謂已曰。吾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
捕祖仁。依夢徵
之。不得。殺之。世隆。仲遠皆至洛陽。兆責世隆曰。叔父

在朝。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兆遷魏主于晉陽，高歡聞之，帥騎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為陳禍福。兆不納，竟弑之三級佛寺。初，世隆等徵兵于泰寧太守房謨，謨斬其使。及兆得志，其黨是蘭安定執謨繫州獄。郡中蜀人聞之皆叛。安定給謨弱馬，令往慰勞諸賊，見謨遙拜。謨先所乘馬，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善養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曰：此房公馬也。世隆聞之，以為長史。泰寧，魏郡，故城在今山西澤州府沁水縣。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是蘭，代北複姓。

魏紇豆陵代北三字姓。步蕃大破爾朱兆于秀容。兆及并州刺史高歡擊殺之。兆使歡統六鎮。

先是，魏主既殺爾朱榮，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襲秀容。兵勢甚盛，爾朱兆自洛陽急還晉陽以禦之。至是，步

蕃大破兆軍于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賀拔馬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大破斬之兆德歡相與誓爲兄弟初葛榮步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于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毆允折齒曰天下事取捨在王何敢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漢陽曲縣今忻州定襄縣是也後漢末移縣于太原今爲太原府治軍士素惡

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歡又請以并肆降戶就食山東。兆從之。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于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道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歡隔水拜曰。借馬非他。備山東盜耳。王信讒來追。今不辭度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因輕馬度水謝歡。引頸授刀。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得伸力用耳。大家何忍出此言。兆乃投刀。復斬白馬與歡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結聚。兵饑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爲害滋甚。兆雖驍勇。兇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詣之。長史孫騰牽歡衣乃止。

魏齊州亂。刺史蕭贊走死。

齊州附于爾朱兆。贊走卒于陽平。漢縣。隋改白莘。今梁屬山東東昌府。

人竊其柩以歸。梁主猶以子禮葬之陵次。

梁以陳慶之爲南北司州南司州治安陸。北司州注見前。刺史。慶之屢破魏兵。遂罷義陽鎭兵。停水陸漕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